

廿二史劄編

利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 芷畦 述

男惟鞠 侍何

編次

徐秋萼 蘭仲

烏程 沈一揆 存田

潘世泰 彙征

較閱

叅訂

歸安 沈愷 曾樂存

下飛熊 廣勤

唐書全目 正史

本紀十

高祖

太宗

高宗

武后 中宗



睿宗元宗

肅宗代宗

德宗順宗憲宗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懿宗僖宗

昭宗哀帝

志五十

禮樂 十二

儀衛

車服

曆 六

天文 三

五行 三

地理 七

選舉 二

百官 四

兵

食貨 五

刑法

藝文 四

表十五

宰相 三

方鎮 六

宗室世系

宰相世系 五

列傳一百五十

后妃

太穆寶后 文德長孫后 徐賢妃 王后  
則天武后 和思趙后 韋后上官昭容  
肅明劉后 昭成寶后 王后 貞順武

后妃

后 元獻楊后 楊貴妃  
后 章敬吳后 貞懿獨孤后 睿真沈

后妃

后 張后 昭德王后 韋賢妃 莊憲王后 懿安



宗室

郭太后 孝明鄭太后 恭僖王太后 郭貴妃 王賢  
 獻蕭太后 宣懿韋太后 惠安王太后 何后  
 郭淑妃 元昭晁太后 恭憲王太后 永安王孝基  
 江夏王道宗 廣寧縣公道興 長平王叔良 郇國公  
 淮陽王道元 漢 新興郡王晉 長樂王幼  
 孝協 彭國公思訓 河間王孝恭 漢陽王  
 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 孝恭 漢陽王  
 瓌 廬江王瑗 淮安王神通 膠東王道彥  
 梁郡公孝逸 國貞 嵩 說 齊物 復 襄邑王神  
 符從晦 隴西公博父  
 渤海王奉慈 戡

高祖廿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衛王元霸 巢王元  
 吉 楚王智雲 荆王元景 滂王  
 元昌 鄂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  
 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太宗九王

常山王承乾 鬱林王恪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暉 越王貞  
 紀王慎 曹王明 魯王靈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三宗諸子

燕王忠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褒  
 信王璆 孝敬皇帝弘 章懷太子賢  
 俱高宗子 懿德太子重潤 譙王重  
 福 節愍太子重俊 俱中宗子 讓皇  
 帝憲 惠莊太子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俱睿宗子

十二宗諸子

奉天皇帝琮 太子瑛 棣王琰  
 鄂王瑤 靖共太子琬 光王琚  
 穎王璵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  
 玢 盛王琦 豐王珙 汴王瓌 俱  
 元宗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彭王儉 襄王儼 恭懿太子侑 俱



肅宗子 昭靖太子 遼 睦王 述 俱

代宗子 舒王 誼 通王 諶 虔王

諒 肅王 詳 文敬太子 諶 俱 德宗

子 鄭王 經 順宗子 惠昭太子 寧

宗子 懷懿太子 奏 建王 恪 俱 憲

宗子 悼懷太子 普 陳王 成 美 俱

敬宗子 莊恪太子 承 文宗子 通

王滋 宣宗子 吉王 保 懿宗子

德王 裕 昭宗子

諸帝公主

世祖一 高祖十九 太宗廿一 高

宗三 中宗八 睿宗十一 元宗廿

九 肅宗七 代宗十八 德宗十一

一 敬宗三 文宗四 武宗七 宣宗十

李密

單雄信 祖君彥

王世充 寶建德

薛舉

子仁 杲

李軌 劉武周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 朗

蕭詵 輔公祏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 林士 梁師都 劉

真

劉文静 裴寂

趙文恪 李思行 李高遷 姜寶誼 許世

武達 龐卿 惲 張長 慈 張平 高 李安

屈突通 尉遲敬德 張公謹

大 秦瓊 唐儉 憲次 扶 段

志元

文昌 成式

劉弘基 殷開山 劉政會

奇 崇望 崇 許紹 匡師 欽 程



知節、柴紹、任瓌、丘和行恭

溫大雅彥博、大有、佶、造、璋、廷筠、廷皓、皇甫無逸、李襲志襲、姜暮譽

行本、皎、慶初、晦、崔善為、李嗣真

杜伏威闕、稜、王、雄、誕、張士貴、李子和、苑君璋、羅藝、王君

廓

李靖客師、令、問、彥、芳、李勣敬業、思、文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萬徹、萬備、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美

高儉履行、真、行、重、竇威執、琮、抗、靜、誕、璉、德、元

房元齡遺、愛、杜如晦楚、客、淹、元、頰、審、權、讓、能

魏徵暮

王珪燾、薛收元、超、元、敬、稷、伯、陽、馬周載、韋挺待、價、武、萬、石

李綱安、仁、安、靜、李大亮道、祿、迥、秀、戴胄至、德、劉洎樂、彥、違、崔仁師

澄、湜、液

陳叔達、楊恭仁思、訓、師、道、執、柔、封倫、裴矩、宇文士及、鄭善

果元、壽、權萬紀懷、恩、閻立德立、本、蔣儼、韋弘機岳、子、姜師

度強、循、張知謇

蕭瑀鈞、嗣、業、嵩、華、復、俛、傲、廩、邁、定

岑文本義、長、倩、格、輔、元、虞世南、李百藥安、期、褚亮劉、孝、孫、李、元、道、李、守



素姚思廉班令狐德棻嘔鄧世隆顧

蘇世長良嗣韋雲起方孫伏伽張元素

于志寧休烈高季輔張行成易之

長孫無忌敏褚遂良瑋韓瑗來濟恒李義琰

巢義上官儀

杜正倫求仁崔知溫知高智周石仲郭正一趙弘

智來崔敦禮楊弘禮弘武盧承慶齊劉祥道

從一李敬元元劉德威審禮孫處約仝邢

文偉高子

傅奕呂才方陳子昂王無競

劉仁軌裴行儉光婁師德

崔義元神基楊再思季竇懷貞兢宗楚客晉卿

訥祝欽明郭山王嶼

諸夸蕃將史大奈契苾何力黑齒李謹

行泉男生李多祚論弓仁

郭孝恪張儉延王方翼珣蘇定方薛仁貴平程務

挺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張敬王峻

王義方員半千韓思彥琬蘇安恒薛登王求



禮、柳澤範、馮元常元淑、蔣欽緒清

唐臨皎、張文瓘文琮、徐有功商、徐彦

崔融從能、慎由、徐彥伯、蘇味道、豆盧欽望史務滋

周元允

狄仁傑光嗣、郝處俊象賢、朱敬則仁軌

王綝博、遂、韋思謙承慶、嗣立、陸元方象先、景倩、景融、希聲、餘慶

燥、王及善、李日知、杜景佺、李懷遠景伯、彭年

裴炎先、劉禕郭、魏元同恬、李昭德、吉頊

張廷珪、韋湊見素、諤、顛、知、韓思復朝宗、宋務光元

泰、辛替否、李渤、裴潏張、李中敏款

武平一、李乂、賈會至、白居易行簡、敏中

桓彥範盧襲秀、薛季昶、敬暉、崔元暉渙、縱、張柬之

袁恕已高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日、王琚張、王毛仲李守德、陳元禮

魏元忠、韋安石阮、斌、叔、郭震

李嶠、蕭至忠、盧藏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

姚崇奕、合、宋璟渾

蘇瓌頽、詵、張說均、均



魏知古、羅懷慎、免李元紘、杜暹、鴻張九齡、拯、仲韓

休洪、混、臯、洞

張嘉貞延賞、弘靖、文規、次宗、嘉祐源乾曜光裕裴耀卿信

蘇珣晉尹思貞、畢構栩李傑、鄭惟忠、王志愔、許景

先、潘好禮、倪若水、席豫、齊澣抗

裴守真子餘崔沔、盧從愿、李朝隱、王丘、嚴挺之武、綬

澈

裴淮寬、諳陽嶠、宋慶禮、楊瑒、崔隱甫、李尚隱、解琬

宗室宰相適之、廓、峴、石、勉、福、回

劉子元貺、迴、秩、迅吳兢、韋述、蔣乂係、曙、伸、偕柳芳登、璟

晁沈、既、濟、詢、傳、師

郭虔瓘、郭知運英、傑、英、父王君奭、張守珪獻、誠、獻、恭、煦、獻、甫王

忠嗣、牛仙客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盧、鉉

哥舒翰曜高仙芝、封常清

李光弼彙、光、進、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烏

承、玘

郭子儀曜、晞、承、嘏、暖、釗、鏌、銛、曙、幼、明、昕



李嗣業、馬璘、李抱玉、路嗣恭、應

房瑄、孺復張鎬、李泌、繁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卿、向呂誣

崔光遠、鄧景山、崔魏少游、衛伯玉、李澄、克韓全義

盧從史、高霞寓

李麟、楊綰、崔祐甫、植柳渾、識韋處厚、路隋

高適、元結、李承、韋倫、薛珏、存崔漢衡、戴叔倫、王翊

正雅徐申、郝士美、辛祕

來瑱、裴田神功、神侯希逸、崔寧、堯嚴礪

元載、卓英璘王縉、黎楊炎、庚嚴郢、申竇參、吳

李棲筠、吉甫李鄴、磳

王思禮、魯炅、王難得、用辛雲京、京馮河清、姚李

芑、李叔明、昇曲環、王虔休、盧羣、李元素、盧士玫

令狐彰、建張孝忠、茂忠康日知、志睦李洧

劉澶、田弘正、布王承元、牛元翼、傳良史孝章

劉晏、濛盧徵、李若初于頔、第五琦、班宏、王紹、李巽

李揆、常袞、趙憬、崔造、齊映、盧邁

關播、李元董晉、溪袁滋、趙宗儒、竇易直



張鎰、姜公輔、武元衡衡儒、李絳璋、宋申錫

段秀實伯倫、嶷、文楚、珂、劉海賓、顏真卿

李晟愿、憲、愬、聽、琢、王、佖

馬燧暢、煇、渾瑊鎬

楊朝晟、戴休顏、陽惠元旻、李元諒、李觀、韓游瓌、杜

希全、邢君牙

陸贄

韋臯幸、正、貫、劉、闢、張建封愔、嚴震謨、韓弘公、武、充

鮑防、李自良、蕭昕、薛播、樊澤宗、王緯、吳湊士、鄭權矩

陸亘、盧坦閻、濟、美、柳晟、崔戎雍

徐浩、呂渭溫、恭、孟簡、劉伯芻寬、夫、允、章、楊惠凝、敬、潘孟陽

崔元略鉉、沈、式、龜、從、韋綬

張薦讀、趙涓博、李紆、鄭雲逵、徐岱、王仲舒、馮伉、庾

敬休

姚南仲、獨孤及朗、郁、庠、顧少連、韋夏卿權、段平仲、呂

元膺、許孟容季、薛存誠廷、李遜方、元、建、訥

孔巢父邾、緯、戢、穆寧贊、質、員、崔邠鄆、鄞、柳公綽仲、鄂、璞、珪

璧、玳公、楊於陵、馬總



歸崇敬

登融

奚陟、崔衍、盧景亮

王源中

薛萃、膺、衛次公

洙薛戎

放

胡證、丁公著、崔弘禮、崔元亮、王質、殷

侑

盈孫

王彥威

鄭餘慶

澣處誨從黨

鄭珣瑜

覃裔綽朗

高郢

定

鄭綱、顯、權德

輿

璩

崔羣

賈耽、杜佑

式方、恂、孺、休、怡、牧、顓

令狐楚

緒、綯、澆、定

白志貞、裴延齡、崔損、韋渠年、李齊運、李實、皇甫鏞

鏞

王播

起、龜、式

韋執誼、王叔文

王伾、韓晔、陳諫、凌準、韓泰

陸質、劉禹錫、柳宗元

程异

杜黃裳

勝

裴珣、李藩、韋貫之

澳、綬、溫、蕭祐

高崇文

承簡

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王鏐

稷孟

元陽、王棲曜

茂元

劉昌

士涇

趙昌、李景略、任廸簡、張

萬福、高固

郝玘、史敬奉、野詩、良輔

李光進

光顏

烏重胤

石洪、李珙

王沛

逢

楊元卿

延宗

曹華、高

瑀、劉沔、石雄

于頔

季友

王智興

晏平、宰

杜兼

羔、中立

杜亞、范傳正

裴度

識、諗



李逢吉、元稹、牛僧孺蔚、徽、叢、李宗閔、楊嗣復授、哭、損

竇羣常、牟、鞏、劉棲楚、張又新、楊虞卿漢、公、汝、士、張宿、熊望

栢者

韓愈孟、郊、盧、仝、賈、島、劉、义、張籍、皇甫湜

錢徽珣、崔咸、韋表微、高鉞湜、銖、錯、湘、馮宿定、審、李虞仲、李

翱、盧簡辭知、猷、弘、止、簡、求、汝、弼、高元裕少、逸、璩、封敖、鄭薰、敬

晦、韋博、李景讓景、溫

劉蕡

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興、王璠郭、行、餘、立、言、李、孝、本、顧

師邕、李貞素

李德裕華、延、古、崔、嘏、丁、桑、立

陳夸行、李紳、李讓夸、曹確、劉瞻助、李蔚

李固言、李珣、崔珙涓、瑄、遠、蕭鄴、鄭肅仁、表、盧、商、盧均、簡、韋

琮、周墀、裴休、劉瑑夏、侯、攷、趙隱、裴坦贊、鄭延昌、王

溥、盧光啓韋、貽、範

畢誠、崔彥昭、劉鄴豆、盧、瑑、陸辰、鄭綰、朱樸孫、偓、韓偓、儀

馬植、楊收發、嚴、涉、路岩韋、保、衡、盧攜

鄭畋、王鐸錄、王徽、韋昭度、張濬



周寶、王處存部、鄧處訥雷、陳儒、劉巨容馮行、趙德

誣佳、楊守亮、楊晟、顧彥朗彥

王重榮珙、諸葛爽、李罕之、王敬武師、孟方立遷

楊行密、時溥、朱宣、孫儒

高仁厚、趙犖昶、田頽、朱延壽

劉建鋒、成汭、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王潮審、劉知

謙 盧光稠

忠義 夏侯端、劉感、常達、敬君弘、謝叔方

呂子臧、馬元規、王行敏、盧士獻、李元通、羅士信、張道源、楚金、李育德、李公逸、張善相、高獻、仲舒、安金藏、王同皎、潛、周

憬、吳保安、李愷、源、盧奕、元輔

忠義 顏杲卿、春卿、賈循、隱林、張巡

忠義 程千里、袁光廷、龐堅、薛愿、張興、蔡廷

符令奇、璘、劉迺、孟華、張伾、周曾、張名振、石演芬、吳淑、高沐

卓行 元德秀、李萼、權臯、甄濟

孝友 李知本、張志寬、劉君良、王少元、任

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弘度、宋思

禮 鄭潛曜、元讓、裴敬彝、梁文貞、張

隱逸 王績、孟詵、朱桃推、孫思邈、田游巖、史德義、王友貞、王希夸、李元愷、衛



大經 武攸緒 白履忠 盧鴻 吳筠 潘

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循吏

張志和 孔述睿 敏行 陸龜蒙 賀知章 秦系

陸羽 崔覲 陸龜蒙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

宣 薛元賞 羅珣讓 韋丹 宙 岫 盧弘

儒學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顏師古 相時 游

秦 孔穎達 王恭 馬嘉運 歐陽詢 通 朱

子奢 張士衡 賈大隱 張後胤 蓋文達

儒學

敬播 劉伯莊 秦景通 劉訥言 沈伯儀 路

羅道宗 徐齊暉 堅 嶠 王紹宗 彭景直

儒學

盧粲 尹知章 張齊賢 柳沖 馬懷素 殷踐猷 孔若思 季翊 至 陳貞節 施敬

褚无量 徐安貞 元行冲 康子元 侯行果 趙冬曦 尹愔 陸堅 鄭欽說 盧候 啖助 韋

形 陳京 暢當 林蘊 韋公肅 許康 佐

文藝

袁朗 誼 承序 利貞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謝偃 崔信明 鄭世翼 劉延祐 藏器 知 柔 張昌齡 崔行功 洗 杜審言 易簡 甫

王勃 勳 助 楊炯 盧照隣 駱賓王 元萬頃

文藝

正義 方季方 范履 李適 韋元旦 劉允濟 沈佺期 宋之問 閻朝隱

水 周思茂 胡楚賓 王翰 遜 逖 成 簡 李白 張旭 王維 鄭



唐 梁肅

文藝

李華、翰、觀、孟浩然、王昌齡、崔顥、劉太真、  
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益

盧綸、歐陽詹、李賀、吳武陵

李商隱、薛逢、李頎、吳融

方技

李淳風、甄權、許胤宗、張文仲、袁天綱、客

師張燦藏、乙弗弘禮、金梁鳳、王遠知、薛頤

葉法善、明崇儼、尚獻甫、嚴善思、杜

生張果、邢和璞、師夜光、羅思遠、姜撫

桑道

烈女

李德武妻裴淑英、楊慶妻王、房元齡妻

盧、獨孤師仁姆王蘭英、楊三安妻李

樊會仁母敬、衛孝女無忌、鄭義宗妻盧

劉寂妻夏侯碎金、于敏直妻張、楚王

靈龜妃上官、楊紹宗妻王、賈孝女、李

氏妻王阿足、樊彥琛妻魏、李畬母、汴

女李、崔繪妻盧、堅貞節婦李、符鳳妻

王英、高獻妻秦、王緜妻韋、盧惟清妻

徐、饒娥、賈伯女仲女、盧甫妻李、鄒

侍徵妻薄、金節婦、高愍女、楊烈婦

賈直言妻董、李孝女妙法、李湍妻、董

昌齡母楊、王孝女和子、段居貞妻謝

楊含妻蕭、韋雍妻蕭、衡方厚妻程、鄭

孝女、李廷節妻崔、殷保晦妻封綸、竇

烈婦、李拯妻盧、山陽女趙

周廸妻、朱延壽妻王

外戚 獨孤懷恩、武士驥、士稜、士逸、承嗣、三思、懿

宗、攸暨、韋温、王仁皎、守一、楊國忠

李儵、鄭光

宦者

楊思勗、高力士、程元振、駱奉先、魚朝

恩、竇文場、霍山鳴、劉貞亮、吐突承瓘

仇士良、馬存亮、嚴遵美、楊復光



宦者

李輔國 王守澄 劉克明 田令孜 楊復恭 劉季述 韓全誨 張彥弘

酷吏

索元禮 來俊臣 來子珣 周興 丘神勣 侯思止 王弘義 郭弘霸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溫 羅希奭

崔器 毛若虞 敬羽

魏博

鎮冀

盧龍

淄青橫海

宣武彰義澤潞

以上藩鎮

突厥

吐番

回鶻

沙陀

北狄

契丹 奚 室韋 黑水 靺鞨 渤海

東裔

高麗 百濟 新羅 日本 流鬼

西域

泥婆羅 黨項 東女 高昌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疏勒 于闐 天竺 摩揭陀 罽賓 康 寧遠 大勃律 吐火羅

謝颺 識匿 箇失密 骨咄 蘇毗

師子 波斯 大食

南蠻

南詔 環王 盤盤 扶南 真臘 訶陵 投和 瞻博 室利佛逝 名蔑 單單



西原蠻 兩爨蠻 南平獠

姦臣 許敬宗 李義府 傅游藝 李林甫 陳希烈 盧杞 崔胤 崔昭緯 柳璨 蔣元

暉 張廷範 氏 叔琮 朱友恭

叛臣 僕固懷恩 周智光 梁崇義 李懷光 陳少游 李錡 李忠臣 喬琳 高駢

朱玫 王行瑜 陳敬瑄 李巨川

逆臣 安祿山 慶緒 高尙 孫孝哲 史思明 朝義 李希烈 朱泚 黃巢 秦宗權 董昌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 芷畦 述

吳以選青臣 吳鳴鶴 孚九

同學

沈端學 既為 陳洙 選孚宣

參訂

唐書

宋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觀文殿學士致仕仁宗朝奉詔修唐書其宋祁所著者亦令刪改修曰宋公于我為前輩其名何可沒遂于紀傳各列其名書凡二百廿五卷而舊唐書則後唐劉昫所著

唐高祖

姓李名淵字叔德成紀人涼李暠之後祖虎事後周封唐公父昞襲封帝仕隋為太原留

守進爵為王 尋即皇帝位

太宗 名世民 高祖次子



高宗 名治太

中宗 名顯高宗七子附武曌高宗后

睿宗 名旦高宗八子

元宗 名隆基睿宗三子

肅宗 名亨明皇三子

代宗 名豫肅宗長子

德宗 名适代宗長子

順宗 名誦德宗長子

憲宗 名純順宗長子

穆宗 名恒憲宗三子

敬宗 名湛穆宗長子

文宗 名涵穆宗二子

武宗 名炎穆宗五子

宣宗 名忱憲宗十三子

懿宗 名漼宣宗長子

僖宗 名儼懿宗五子

昭宗 名晔懿宗七子

哀宗 名祝昭宗九子

唐高祖 在位九年號武德

避用隋宗室

唐 獻進敬德歸

唐高祖李淵舉晉陽精兵掃除隋室。席捲長驅。擊夏楚。降梁鄭。滅燕涼。俘仁杲。芟武周。剪黑闥。皆秦王世民之功。顧淫汚宮掖。設詐罔衆。臣附突厥。爲掩耳偷鈴之計。文靜世讓。功臣也。無罪致死。士及德彞。佞臣也。寵以高官。高祖行事。皆不足有天下。得天下者。繇世民也。向使高祖如文王。建成如太伯。世民如子臧。推卹之。釁何自而生。乃泥立長之說。忘世民之功。容元吉之忌。非高祖爲之釀禍耶。



行開元通寶錢

李元通舞劍

高祖

帝為太原留守。會天下盜起。世民知隋必亡。陰與劉文靜謀舉大事。帝未之知也。欲以情告。懼不聽。令宮監裴寂密選宮人私侍。帝因酒酣告之。帝大驚。寂曰。正為宮人奉公事。發當誅耳。帝因起兵。詐為勅書。發太原等處民為兵。擊匈奴。與突厥相結。寂等請立代王。改易旂幟以示之。帝曰。此可謂掩耳偷鈴。劉文靜為裴寂所讒。劉世讓為突厥所誣。俱殺之。宇文士及妹為昭儀。授上儀同。封德彝以秘策干帝。遷內史侍郎。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忌世民。請誅之。帝不許。房元齡勸世民行周公事。伏兵元武門。射殺建成。元吉為尉遲敬德所殺。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與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秦王功高望重。其為奸謀者。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帝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為皇太子。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曹宣公世子子臧。乃負芻之兄。宣公卒。負芻殺太子自立。晉執之。以子臧賢。欲立之。子臧辭。

唐太宗 在位廿三年 年號貞觀

敬宮女 駑射殿廷 面定功臣爵 弘文館 除笞背刑 死刑五覆奏 三鑑 吞蝗

唐太宗弱冠起義。躬親行陣。所向無前。史言除隋之暴。比跡湯武。良然。初封秦王。繼命為天策上將。即開館以延賓客。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即位。二十四人。輔天弘化。圖像凌煙。在朝踰踰。在野皞皞。甚至縱囚來歸。幾於刑措。乃推刃同氣。失教東宮。巢刺王妃生子。文成公主和番。何閣中多士。莫之匡救哉。然能以武撥亂。以仁勝殘。胡越一家。自古無有。迄今觀師古王會之圖。閱貞觀政要之冊。未嘗不嘖嘖稱嘆也。

唐書

三

魏



佳鶴死懷中

剪鬚和藥

張蘊古上太

寶箴

馬周論事一

字不可增減

喜得薛仁貴

敬德富不易

妻

魏徵瀛陵之

對

虞世南五絕

太宗

十八學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通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房元齡魏徵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元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虞世南張公謹程知節張亮侯君集劉政唐儉李世勣秦叔寶帝親錄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還家期以來秋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來秋悉如期自詣無一人亡匿者帝皆赦之○太子承乾以養刺客被廢○元吉封巢刺王妃楊氏帝寵之生皇子明欲立為后以魏徵辰羸之喻乃止○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南蠻等歌舞笑曰胡越一家自古無有也○顏師古以諸國朝貢者多請圖以示後乃作王會圖○帝嘗謂侍臣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夫欲盛而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唐高宗

在位卅四年號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

唐高宗賴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始頗

類貞觀未幾溺情嬖媚甘路聚麀續亂人倫何至於此

王后初忌淑如寵召武尼入宮乃斷手足投酒甕后妃

同受其慘而武尼竟立為后非李勣許敬宗為之慫恿

耶遂良貶無忌殺寵笑刀之人猫用北門之學士天下

大權悉歸天后中外雖曰二聖而帝竟若贅旒信哉雉

奴懦不能守社稷矣太子弘醜賢又廢黜愛子且不保

何况其他嗚呼女主之惡可勝言哉

以身言書判取人

王義方叱義府

煮粥焚鬚

許敬宗謚謬

唐書

四

範



推黎讓棗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百忍字以進

婁師德八戰入捷

李善感鳳鳴朝陽

高宗

太宗命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太宗才人武氏名曩賜號斌媚娘太宗崩出為尼帝見而悅之王后陰令其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蕭淑妃之寵帝大幸之拜為昭儀未幾欲立為后遂良堅以為不可帝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何况天子帝意乃決于是貶遂良。武氏斷后妃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妃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武后深怨無忌令敬宗誣以謀反殺之。李義府笑中有刀又柔而害物號曰人猫。元萬頃等密召入禁叅决政事人謂北門學士。后稱天后帝每視朝后垂簾于後謂之二聖。帝小字雉奴初太宗謂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太子弘數忤后旨酰之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王方慶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帝曰自我作古可乎。新豐縣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旁有池周二百畝具龍鳳之形禾黍之異武后以為瑞名之曰慶山。

唐中宗

在位五年號神龍景龍。附武后。僭位廿一年改國曰周號十九。

則天年號 嗣聖 文明 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載初 如意 長壽 延載 天冊萬歲 證聖 萬歲 通天 萬歲 登封 神功 聖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徐敬業起義 鑄甌受疏 以僧懷義為

唐中宗為武曩所廢。竄居房州。久罹幽辱。賴五王之力。得反周為唐。易之昌宗。既斬廡下。即當以大義數曩之罪。賜之死而滅其宗。庶足慰在天之靈。乃不能聲討。而曰母實生我。其誰敢怨。遂從容傳位。復上顯號。故不旋踵而韋后肆行敗度。委事三思。帝則黜宮中之雙陸。縱妖女之斜封。信五狗而殺五王。為和事天子而已。淫亂罔聞。逆謀旋起。至遭毒身之慘。嗟嗟。既不能化母。又不能制妻。下愚不移。中宗之謂歟。

唐書

五

鮑



白馬寺主  
狄仁傑奏焚  
淫祠獨存其  
四  
獬豸何嘗識  
字  
婁師德唾面  
自乾  
九月梨花  
蘇味道模稜  
桃李悉在公  
門  
蓮花似六郎  
兩足狐賦  
三無坐處  
葉志忠上桑  
條  
韋歌十二篇

中宗

武后廢帝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召還東宮，又七年。○五王、張柬之、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崔元暉。○張易之、張昌宗皆私侍武后者，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罪一。戕殺主母，罪二。黜中宗而奪之，罪三。殺君之子三人，罪四。自立為帝，罪五。廢唐宗廟，罪六。誅鋤宗室，罪七。穢德彰聞，罪八。尊用酷吏，毒痛四海，罪九。○帝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而自為之點籌。○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倚勢用事，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三思耳目，人謂五狗。○崔琬彈宗楚客，帝命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景龍初，于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廱，夏宴葡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屬和，一時競艷之。然皆狎猥佻佞，無君臣體。

唐睿宗

在位三年，號景雲。先天太極延和。

唐睿宗不能討韋后之淫亂，迫臨淄王一起，即廢重茂而安社稷。誠以子之功而立也。臨淄既封為平王，上有宋王為之兄，東宮未屬。賴劉幽求等苦諫，宋王又固辭，而平之儲位乃定。夫宋王非即泰伯志哉。泰伯不遜，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平王不得為太子。故有平王之大功，不可無睿宗之早禪。傳德避災，其志固已決矣。而不能盡釋萬幾，以致太平亂逆，聞變登樓，智者豈如是乎。

天星散落如

暴武三思屍

復五王官爵



復斜封官

始置經略節度使

始置十二道按察使

武后廢中宗而立帝及改國號周廢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復位而崩太平公主等立重茂為帝臨淄王起兵討韋氏并誅其黨廢重茂請帝即位。帝將立太子以宋王長平王有功疑不能決宋王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于是立平王為太子。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帝曰彗星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帝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傳位太子帝為太上皇一切大政猶決于已後太平公主與元宗有隙遂與竇懷貞等謀廢立王珣等具言其狀元宗乃執懷貞等斬之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公主賜死于家。元宗既立嘗遺宋王書曰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叅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之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後諸王繼薨宋王獨在帝更加友愛其薨也哭之慟追謚讓皇帝

唐元宗

在位四十三年號開元天寶

唐明皇友愛兄弟為長枕大被設五幄建花萼相輝之樓姚宋張韓相繼作相寧自瘖以肥天下漸致太平未幾倚口蜜腹劍之奸成羅鉗吉網之酷殺三子納子婦寵安祿山使其出入禁中拜楊貴妃為母結緣苟合為錦繡大襁褓裹赤心兒以綵輿舁之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以縱其歸致漁陽焱起黃屋蒙塵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劔門道上鳥啼花落無非悲悼悔何及歟

煮藥蒸鬚

焚珠玉繡帛

勤政務本構

置採訪使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置太公廟

御樓觀燈大

醕

置左右教坊



張九齡上干  
秋金鑑錄  
姚崇救時宰  
相

盧懷仁伴食  
宰相

鄭虔柿葉肆  
書

王鉷聚斂  
張真曳白

安祿山僭元  
聖武凡二年

子慶緒僭元  
載初天成天  
和凡二年

開元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  
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  
帝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歡何不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世謂李林甫  
口有蜜腹有劍○吉溫羅希奭皆隨林甫所欲鍛鍊  
成獄時謂羅鉗吉網○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賜  
死○納壽王妃楊氏為貴妃妃三姊皆美劬帝呼為  
姨歲賜錢百萬為脂粉費兄錡以上柱國門列戟國  
忠遙領劍南五家第舍聯亘擬宮禁每十月帝幸華  
清宮五家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  
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錮墮  
烏瑟瑟璣玕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安祿山腹垂  
過膝上戲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止有  
赤心耳天寶九年賜爵東平郡王兼領三鎮十四年  
反于漁陽僭稱雄武皇帝國號大燕河北郡縣皆風  
靡帝曰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耶遂幸蜀謂侍臣曰  
此去劍門鳥啼花落處處山青無非助朕悲悼

唐肅宗

在位七年號至德  
乾元上元寶應

第五琦善理  
財

雷海青擲樂  
器于地

李泌衣白山  
人  
誦黃臺瓜辭

唐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  
謂能矣乃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何多失  
德也聽李泌遠引衡山郭李元勳令魚朝恩節制宮人  
武士為菩薩金剛而日月食之變不聞修省節度由軍  
士廢立反授以節鉞承襲故江淮雖平思明雖殺而楚  
州河東朔方之軍仍亂於外張后越王兗王之殺忽亂  
於內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而國祚尚  
存天其未厭唐德乎



郭子儀克復  
兩京

李峴直言

史思明僭元

應天順天凡

三年

子朝義僭元

顯聖凡一年

肅宗

明皇避難至馬嵬驛陳元禮等以禍由楊國忠殺之  
又請誅貴妃明皇不得已令高力士縊死貴妃將發  
馬嵬父老遮道請留明皇命太子宣慰之父老共擁  
太子至靈武即位。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李泌  
諫之乃刻乾樹雞為子擲之不響良娣以是怨泌。  
張后與輔國讒殺太子倓又言上皇與外人交通矯  
詔劫遷西內。上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討安  
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置道場于三殿  
以宮人為佛菩薩以北門武士為金剛神主。平盧  
節度王志元卒裨將李懷玉殺其子推侯希逸為節  
度朝廷許之。江淮都統劉展反田神功討平之。  
史思明初黨祿山後降復反僭稱應天皇帝國號燕  
已而慶緒求救于思明明殺之思明亦為其子朝  
義所殺後朝義之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朝義縊死。  
楚州牙將高幹殺刺史李藏用河東兵亂殺節度鄧  
景山朔方王元振作亂子儀平之。后忽欲殺輔國  
輔國使程元振逼后下殿帝驚悸而崩遂殺后及越王充王。

唐代宗

在位十七年號  
廣德永泰大曆

漕運推劉晏  
為首

郭子儀自耕  
百畝

唐代宗殺李輔國。削程元振。縊魚朝恩。誅元載。亦英毅  
哉。李郭懷恩輩。與帝少同患難者也。何即位後。因元載  
不容。匿泌於江西。子儀功蓋天下。平時置之閒處。有事  
則召之。致懷恩六罪。自訟。作寇太原。帝之待功臣。多未  
得其當矣。尤可笑者。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幸章敬寺。賜  
孟蘭盆。而胡禿封公。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  
者。旋為節度。擅殺兵馬者。即與刺史。紀綱大壞。不能復  
振。非肅宗開於前。代宗繼於後歟。

唐書

九

輓



魚朝恩判國子監

朱泚獻猶鼠洞乳

楊炎作兩稅賦

築奉天城

醉人為瑞

劉晏常平鹽

陽城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

代宗

帝謂李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吐番入寇。上幸陝州。長安剽掠一空。子儀閒廢日久。至是命鎮咸陽以禦之。吐番乃遁。僕固懷恩戰功無比。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斬之以令眾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遂稱兵反。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李懷玉逐侯希逸。詔懷玉為留後。朱希彩殺李懷仙。命希彩知留後。李希烈逐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李懷瑗殺朱希彩。朱泚權知留後。詔以泚為節度。李靈曜殺孟鑒。詔以靈曜為刺史。子儀子暉。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暉曰。汝倚乃父為天子。我父薄天子。而不為。公主奏之上。子儀囚暉。入待罪。帝曰。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郇模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京兆以聞。帝召見。其言團。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言監。請罷諸道監軍也。他字率類此。

唐德宗

在位廿五年號建中興元貞元

唐德宗有削平藩鎮之志。但志大而才小。不能成大事。而任楊炎。盧杞為相。好貨斥賢。以名稱王。僭帝之亂。如奉天。走梁州。乘輿播遷。時尙有陸贄諸賢。苟痛除前過。共謀新圖。庶幾太平有日。乃還宮以來。刻意聚斂。李兼為月進。韋皋為日進。用裴延齡。則貶陸贄。信張延賞。則疑晟。燧。渾瑊。關外之寇未平。京城之盜先起。藩鎮強而王室弱。宦官寵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畔。帝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豈其然耶。

唐書

十

魏



李希烈僭元  
武成凡四年  
朱泚僭元應  
天天皇凡一  
年

宮市  
白望

柳渾頭可斷  
舌不可禁

李程八塢學  
士

括富商錢。括僦櫃質錢。行稅間架。除陌錢。稅茶等法。  
○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  
稱齊王。○平盧節度李希烈反。僭稱帝。國號楚。其將  
陳仙奇殺而獻之。○涇原節度姚令言兵亂。帝幸奉  
天。令言奉故盧龍節度朱泚為主。僭稱大秦帝。尋改  
漢。李懷光李晟合兵討之。泚遁。其將韓旻殺而獻之。  
懷光欲見帝。言盧杞奸佞。不得入見。怨望久之。亦反。  
帝奔梁州。馬燧討之。懷光縊死。○上以奉天窘乏。故  
還宮以來。尤好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李兼在江  
西。有月進之人。韋臯在西川。有日進之人。刺史進奉  
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裴延齡日短陸贄  
于上。尋貶贄為忠州別駕。○李晟馬燧渾瑊良將也。  
相張延賞則疑之。○上初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刻  
責。贄曰。今日之事。皆羣臣之罪也。帝曰。此亦天命。非  
由人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往問  
疾。子儀悉屏之。或問其故。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  
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其周慎如此。

唐順宗 在位一年 號永貞

任主傳授叔  
文王裁可

陸淳有功春  
秋而名在八  
司馬之冠

唐順宗為太子。留心藝術。善隸書。從幸奉天。朱泚逼迫。  
帝乘機拒戰。德宗權歸宰相。人不敢言。帝從容論諍。每  
多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二十年。天下陰受  
其福。及即位。以風瘖未愈。制出帷中。追陸贄陽城。免天  
下諸色逋負。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皆政之善者。故順  
宗之八月。愈於德宗二十五年也。不幸嬰疾。政在二王。  
而八司馬之黨。交構縱橫。人情尊昏。乃從韋臯之請。傳  
位冢嗣。以安社稷。不亦賢乎。



杜黃裳請太子監國

二王影胤

杜黃裳不得久相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順宗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聞詔先卒。○鵬坊、鶻坊、鶴坊、鷹坊、狗坊、閒廐使押之以供時狩者。○帝居深宮，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而王伾、王叔文最用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昭容，轉相交結。外則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號八司馬黨，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箋，請奏聞王叔文過惡，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箋表繼至，意與臯同。而邪黨震懼，帝遂傳位太子。○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鬪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唐憲宗

在位十五年號元和

唐憲宗發憤為雄，志平僭叛，所向有功。任用高崇文、李愬，并度、洎、藩、絳諸賢，各稱其才，中興之名於斯為盛。顧晚節不終，竟罹弑禍。咎在信宦官，喜進奉，崇異端而已。夫宮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此吐突承璀所以親也。數進羨餘以供其費。此程异、皇甫鎛所以相也。好神仙，迎佛骨。此柳泌所以官。韓愈所以貶也。未幾金丹藥發，燥渴病生。為陳弘志所弑。諱言暴崩，既不能享長生之樂，而身罹不測，求仙媚佛，亦何益哉。



柳宗元梓人

傳

郭橐駝種樹

傳

白居易香山

九老

西川節度劉闢反。命高崇文將兵討之。擒送京師。○  
 鎮海節度李錡反。張子良擒送京師。○成德節度王  
 承宗不奉詔命。吐突承璀討之。并誘昭義節度盧從  
 史。執送京師。○彰義節度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  
 自領軍務。尋反。縱兵侵掠。李愬襲蔡州。雪夜擒之。檻  
 送京師。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  
 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裴垪竭誠輔佐。帝問為理之  
 要何先。垪對曰。先正其心。李藩位平章。會河東節度  
 王諤。賂權近求宰相。上密詔中書。諤可兼宰相。藩遽  
 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時權德輿失色曰。不  
 可。宜別為奏。奈何。以筆塗詔。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  
 不可止。卒寢其命。李絳嘗以盛暑對延英。帝汗浹衣。  
 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殊溷人意。  
 與卿談天下事。固甚樂也。○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  
 言天台多靈草。拜台州刺史。○迎佛骨至京師。韓愈  
 切諫。貶潮州刺史。○白居易作樂府百  
 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拜翰林學士。

唐穆宗

在位四年  
號長慶

李愬素服流  
涕

唐穆宗誅李直臣。用李聽復韓愈。免欠錢。庶幾知要矣。  
 但忍父之仇。而徒以口體悅母。可謂孝乎。今日幸清華。  
 明日畋驪山。何遨遊無度也。聽蕭俛段文昌。無故起銷  
 兵之議。致幽州成德相繼告亂。朱克融。史憲誠。王庭湊。  
 跋扈不恭。當誅者赦之。使雄藩目無天子。裴度元臣宿  
 望。既留守輔。復罷僕射。此何為者。元稹李逢吉。詎知天  
 下事由是再失河朔。不能復取。徒信方士。餌金石藥。以  
 至疾作。何前車不鑒。復蹈故轍哉。

裴度有將相  
全才



牛李之怨愈深

李德裕宗閔  
各分朋黨

胆落温御史

崔發擒曳中使

穆宗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牛僧孺請誅之。將軍李聽有良馬帝為太子時求之不得帝曰李聽不與朕馬是以可任遂用之。復韓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語曰此尚欲燒佛骨頭何可犯耶。幽州軍亂囚節度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詔為平盧節度。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田弘正自稱留後詔為成德節度。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澹。魏博將史憲誠殺節度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詔留裴度輔政尋罷為右僕射。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稹長于詩與白居易並名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之樂府宮中呼為元才子。李逢吉同平章事結交王守澄勢傾朝野。帝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為節度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眾謂必殺犯贓者公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在竟誅舞文者

唐敬宗

在位二年  
號寶曆

唐敬宗甫立二年酒酣遇弒亦可悲矣知裴度之賢誣謗盈耳不為動搖用之為相如諫幸東都諫索勅使皆悅從之復厚待韋處厚李絳李德裕雖八關十六子附麗用事不害諸賢之進假令天永其年未始不可望治也奈遊幸無常比昵羣小西頭之勢重於南衙夜獵擊毬禍生滅燭嗚呼敬宗弒絳王立絳王殺江王立兩日之內宦官凡三易主而裴度身為上相置若罔聞賢者如此况其他乎



裴度失印

裴度求入朝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帝雖年少悉察其誣謗以為同平章事。帝欲幸東都度諫而止。朱克融執留勅使帝欲索之度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勅使帝從之未幾克融果被殺。李德裕獻丹晨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帝優答之。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棲楚姜洽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為八關十六子。時宦官放恣高元祐曰今西頭之勢重于南衙樞密之權過于宰相。帝最好擊毬夜獵還宮與宦者廿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弑帝于內室遂矯稱帝旨立絳王悟王守澄等弑之立江王澣是為文宗。

張權輿諫幸

出宮人放鷹

大省冗食

李德裕籌邊樓

唐文宗

在位十四年號太和開成

唐文宗深知兩朝之弊恥為凡主杖殺陳弘志醜死王守澄天下快心劉蕡雖直言下第而戒宦官勿衣羅縠其志亦銳乃不商於忠賢之宋申錫而欲仗鄭注李訓以消積蠱知其必無成功也甘露之變用甲兵於殿城天子震驚千門流血公卿要領入於刑餘之手而帝卒受制家奴終其身徒有赧獻之比涕泣之悲不敢言及宦官以至仇士良等矯詔廢立為禍益烈其君道可知而周墀以堯舜諛之鄙矣。



杜牧罪言

元和以來宦官日橫帝親策制舉人劉蕡對策極言其禍竟下策物論囂然曰劉蕡下策吾輩登科能無厚顏○鄭注李訓等謀誅宦官適有奏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中尉仇士良等往視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士良驚走詣上告變金吾兵登殿縱殺宦官士良等命禁兵殺訓注等及金吾吏卒與民估販在中者數千餘人○帝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但飲酒求醉一日問周墀曰朕方前代何主墀曰堯舜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赧獻耳夫赧獻受制強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不復視朝○士良等以太子立不由已矯詔廢之而立瀍為皇太弟是為武宗○魏州軍亂殺節度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詔以進滔為魏博節度與元軍亂殺節度李絳盧龍將楊志誠逐節度李載義詔以志誠為留後○時宦豎擅權縉紳道喪裴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波激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

柳公權有詩  
臣風采

諸羣臣言事  
毋得乞留中

杜宗得大臣  
體

唐武宗 在位六年  
號會昌

唐武宗首名李德裕國之大本已定度越尋常萬萬矣夫肅代以降內莫甚於奄侍外莫大於藩臣自德裕相而澤潞平三鎮不敢有異志不但駕馭藩臣亦且善制奄侍故士良去謂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若讀書親近儒生則吾輩疎矣帝能力除浮屠盡髮天下僧未幾築望仙受法籙或為教授先生或為崇元學士關佛信道仍歸異端金丹疾發猶信以為換骨竟成不諱豈非自貽伊戚耶



李德裕陳出  
征三弊

德裕性孤峭，有經濟大略。帝任之，言聽計從。唐室幾中興，其所居安邑第，有起草院精思亭，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也。宣宗即位，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尋卒。後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瀉，瀉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因言于帝，得以喪歸。初為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江南人爭往汲之，水斗三十千，奸人他汲以相欺誅。德裕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令填塞，以絕妄源。詔從之。時憲宗方迎數百歲人，周且元于浙西，德裕亦疏論其誕妄。昭義節度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德裕言潞澤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請詔諸道討之。後稹之謀主郭誼殺稹來降，德裕言于帝曰：「劉稹拒命，皆誼之謀，今賣稹以求賞，不殺之，無以懲惡。」帝命斬之。德裕復面論三鎮，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築望仙觀于禁中，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道士劉元靜為崇元館學士。

李中敏判蔭

唐宣宗

在位十三年  
號大中

詔刺史毋得  
外徙

唐宣宗立為皇太叔，夙有隱德，深自韜晦。及即位，謹飭節儉，惠愛民物，書貞觀政要於屏，焚香盥手以讀章奏。對羣臣如賓客，無惰容，克成先志，而復河湟，威懾優伶，而刑羅祝。明察沉斷，用法無私，故大中之政，人思咏之。謂之小太宗。然郭太后暴崩，遷四主出廟，何為獨虧大本耶？裴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直至餌藥疽發之後，密以子之非次托孤宦寺，亦何濟哉。」

帖李行名于

殿柱



頗牧近在禁庭

魏暮綽有祖風

帝臨御，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帝曰：「憲宗有志復河湟，今克成先志矣。」樂工羅程有寵，殺人，眾工求免死。帝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殺之。」祝漢貞，寵冠諸優，干預政事，流之天德軍。帝疑憲宗之崩，郭太后預謀，郭之暴崩，或曰帝弑之。李景誕言：「穆宗乃陛下之兄，敬宗文宗乃兄之子，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以是遷四主出太廟。帝餌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密以第三子夔王滋囑宦官王歸長等輔立之。中尉王宗實殺歸長，乃立懿宗。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帝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帝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刺杭州，帝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帝曰：「且令往試觀之。」

唐懿宗

在位十四年 號咸通

葉京識監軍之亂

令狐濤號白衣宰相

唐懿宗溺愛同昌，嫁葬無度，猶其小者。而任其夫韋保衡及路巖為相，遂至中官擅權，四方盜起，軍逐其帥，民逐其主於斯時也。天下殆哉。龐勛造逆，毒徧中原。康承訓、李國昌共討平之，最為有功。反為牛頭黨所譖，是信姦讒之輩，疎忠直之人。帝之釀禍，譬揚火也。復加薪焉。禍寧有止耶？彗星三尺，指以為瑞，其愚更甚。迎佛骨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即晏駕。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不益信哉。



幸安國寺設萬人齋

請做上疏諫 奉佛

帝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以為嫁資，賜第，窓戶皆飾雜寶，并欄藥白，亦以金銀為之。公主卒，帝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宗族三百餘人下獄，物議沸然。○韋保衡、路巖二人勢傾天下，人謂之牛頭黨。○路巖罷相，出鎮西川，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巖白京兆尹薛能，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慚。○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徐州軍亂，逐其節度溫璋，光州民亂，逐其刺史李弱翁。○桂林戍卒龐勛作亂，眾至十萬，康承訓、朱邪赤心共討平之，賜赤心姓名李國昌。○彗星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合譽瑞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帝從之。○迎佛骨至京，羣臣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帝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上，降樓膜拜，流涕沾臆，迎入禁中。○時宦官多閩人，杜宣獻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人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陞宣獻觀察使。時人謂之勅使墓戶。○陝州觀察崔龜，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龜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龜，龜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唐僖宗 在位十五年 號乾符 廣明中和光啓文德

賜韋保衡死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

兩市戲迎劉瞻

唐僖宗專事嬉遊，自誇擊毬狀元。戮忠拒諫，盜起民愁。黃巢破長安，車駕遷巴蜀。賴李克用，鷓軍神武，滅巢回鑾。倘加以上將，委之重任，事尚可圖也。奈何有復唐之大功，朱全忠輒欲殺之，赴訴朝廷。兩無予奪，致克用之怨不伸，全忠之惡益肆。帝復倚任北司，至呼田令孜為阿父，縱其驕橫。克用引兵問罪，劫駕再奔。秦鳳寶雞播遷無地，天下莫不痛心。嗟乎！令孜雖流，復恭又出。全忠更熾，唐亾可立埃矣。



黃巢僭元金  
統凡五年

李克用獨眼  
龍

秦宗權僭稱  
帝

遷都洛陽

鄭綮歇後詩

僖宗

帝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第。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忠諫謂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等。○黃巢善騎射。任俠。屢舉進士不第。與王仙芝同作亂。仙芝敗。巢自稱衝天大將軍。入據長安。帝走興元。巢僭稱大齊皇帝。李克用引兵奮擊。大破之。收復長安。巢眾殆盡。其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克用兵皆衣黑。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巢將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必亡。遂以華州降。賜名全忠。○克用至汴州。全忠襲之。克用走還。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他日必為國患。乞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部兵討之。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不能平。○宦者田令孜驕橫。克用表請誅之。詔和解焉。克用不服。引兵逼京師。令孜夜奉帝出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劫帝如寶雞。至興元。自為西川監軍。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為中尉。及克用追逼乘輿。削令孜官爵。流瑞州。帝還長安。

唐昭宗

在位十五年。號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

唐昭宗當積亂之時。天子徒存其名。克用力匡二難。再存唐室。使信任不疑。則太原之勢常重。而三鎮諸奄。猶未敢肆害也。孰意始有圍十六宅之變。韓建。藩臣也。而諸王盡殺矣。繼有幽帝少陽院之變。劉季述。奄奴也。而畫地數罪矣。崔胤召全忠討誅季述。而韓全誨又劫帝西幸。乘輿復返。而全忠又劫帝東遷。帝泣謂侍臣曰。紇干山頭凍散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之數語也。聞者悲之。

唐書

二十

魏



李克用夾板  
鋸孫揆

靖難節度王行瑜、鳳翔節度李茂貞、同華節度韓建各稱兵犯闕，帝奔石門。韓建與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盡殺之。帝與崔胤密謀，欲盡誅宦官，季述乃引兵入，以所持鈿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遂囚之少陽院，鎖門錮之。矯詔立太子裕，崔胤召全忠討誅季述等。帝復位，時全忠、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表請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中尉韓全誨等引兵劫帝如鳳翔，全忠進攻鳳翔，茂貞出戰，累敗。帝及從官皆凍餒，于是茂貞殺全誨等二十人，以示梁軍，而出帝以為解。是時全忠迎帝，自為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謂其忠。未幾，復殺崔胤，逼帝東徙。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曰：「勿呼萬歲，朕今不復為汝主也。」見何后泣，后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時從遷洛陽者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輩二百餘人，行至穀水，全忠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自是帝左右皆梁人，全忠遂行弑焉。

董昌僭稱帝

唐哀帝 在位三年  
仍號天祐

柳璨不四年  
為相

唐哀帝踐祚，止以舊號紀年。舉朝狗苟，無有敢言之者。致全忠恣行無忌，將德王九人悉縊殺之，投九曲池中。復殺裴樞等三十餘人，使為濁流，殺人如草芥。視君如狐豚，欲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胡可得哉！全忠初弑昭宗，佯驚哭，自投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濟陰之弑，何竟安然為之？全忠之罪，上通於天矣。而楊涉身為宰相，亟持璽綬詣大梁，以視殿下之孫供奉，能不愧死耶！」

李振鴟梟



貧國賊柳璨

唐未進退不  
汚者惟司空  
圖

天雄軍今北  
道大名府統  
七州貝博魏  
相衛磁洛  
成德軍今北  
直真定府統  
六州恒定易  
趙深冀  
盧龍軍今北  
直順天府統  
九州幽薊營  
平涿莫檀媯  
瀛  
平盧軍今山  
東青州府統  
十二州淄青  
濟海登萊沂

哀帝

德王九人皆昭宗之子。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謂全忠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遂殺裴樞等于白馬驛。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禪代之後，子母生全。帝下詔禪位于梁，遣楊涉等奉玉冊傳國。璽詣大梁，涉子凝式言于涉曰：「大人為唐宰相，國家至此，不為無過，况手持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累日。」初，昭宗有疾，善拜跪，號孫供奉，全忠篡位，令朝賀，猴望見全忠，即號咩不拜，全忠惡而殺之。司空圖自僖宗時棄官歸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賸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昭宗屢徵不起，柳璨以詔徵之，圖詣闕，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于是下詔還山。有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嘗為人作碑，得絹數千匹，圖置之虞鄉，恣市人取，一日而盡，時寇盜蜂起，獨不入王官谷，唐亡，圖不食而卒。」

附唐藩鎮

**天雄** 田承嗣，廣德二年為節度使，卒，姪悅嗣，弟緒殺之，自立，卒，子季安嗣，卒，子懷諫幼，眾推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子布嗣，史憲誠殺之，自立，憲誠又遇殺，眾推何進滔，卒，子弘敬嗣，卒，子全皞嗣，眾逐之，推韓允中，卒，子簡嗣，樂彥禎殺之，自立，眾逐之，推羅弘信，卒，子紹威嗣，梁開平四年滅。  
**成德** 李寶臣，寶應元年為節度使，卒，子惟岳嗣，王武俊殺之，自立，卒，子士真嗣，卒，子承宗嗣，卒，弟承元嗣，王庭湊殺之，自立，卒，子元達嗣，卒，子紹鼎嗣，卒，弟紹懿嗣，卒，兄子景崇嗣，卒，弟鎔嗣，為眾所殺。  
**盧龍** 李懷仙，廣德元年為節度使，朱希彩殺之，自立，希彩遇殺，朱泚代之，泚入朝，弟滔代之，卒，劉怱代之，卒，子濟嗣，子總弒之，自立，入朝，張弘靖代之，為眾所囚，推朱克融，眾又逐之，推其子种，李載義殺之，自立，嗣後楊志誠，史元忠，張仲武，直方，周琳，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可舉，李全忠，匡威，匡籌，逐殺不常，劉仁恭。

唐書

世

匏



密曹濮充鄂

橫海軍今北

直河間府統

四州滄景德

棣

宣武軍今河

南歸德府統

四州汴宋毫

穎

彰義軍今河

南汝寧府統

三州申光蔡

昭義軍今山

西路安府統

五州鄆邢潞

洛磁

代之再

傳滅

平盧

李懷王永泰元年逐其節度侯希逸而代之賜名正已卒子納嗣卒弟師古嗣卒弟師道嗣為其部

將劉悟

所殺

橫海

程日華興元元年為節度使卒子懷直嗣眾逐之立其從兄懷信卒子權嗣入朝李全略復反卒子

同捷嗣拒

朝命伏誅

宣武

劉元佐建中二年為節度使卒子士寧嗣李萬榮逐之自立卒子廼嗣為鄧惟恭所執

彰義

吳少誠貞元二年殺其節度陳仙奇而代之卒弟少陽殺其子自立卒子元濟嗣為李愬所擒

昭義

劉悟元和十四年為節度使卒子從諫嗣卒弟之子禎嗣為其謀主郭誼所殺

以上八鎮自安史之後叛以襲叛大曆貞元間其害滋劇迄于唐亡不為王土

唐書

禮樂

明皇知音律酷愛法曲選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時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子弟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羯鼓本戎羯之樂其聲集殺特異開元廿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明年安祿山反諸州皆陷吐蕃

選舉

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少實及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



兵制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為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其下設屬各有差平居無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耕于野而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于是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自是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待官言侍衛天子也是時衛佐悉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詬罵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諸戲及安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於是方鎮之兵日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于天下此方鎮所以不得不強而京師不得不弱也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此唐兵三變之大略也

五行

中宗時安樂公主使尙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為一色傍視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為韉面韋后則集鳥毛為之皆具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角皆備瞭視者方見之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略盡時韋后妹又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魘伏熊枕以宜男皆服妖也

食貨

唐制度田以步其濶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各所宜木皆有數諸鄉有寬狹地有肥瘠人有死徙者倍半買賣各有限制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稅斂之數，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觔，非蠶鄉則輸銀十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日，自外戚及于學生，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外戚及于學生，俊士、義夫、節婦，皆免課役。水旱霜蝗，所免租庸調各有差。此高祖、太宗致民殷富之大畧也。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變易，貧富升降不實，而國家侈費無節，且盜起兵興，須財益急，租庸調法弊矣。于是代宗時，始計畝定稅，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敢加斂者以枉法論。議者謂祖宗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信用，炎不疑也。法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等叛，于是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

刑去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厩庫，六曰檀典，七曰賊盜，八曰閹訟，九月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曰笞、杖、徒、流、死。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考其推心惻物，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元宗勵精為政，二十年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輕或重，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矣。

藝文

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



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著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揉。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元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命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凡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干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仍遣使括訪江淮間。文宗時，復以侍講鄭覃言，詔秘閣搜採，于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迨黃巢之亂，存者復勘。至昭宗播遷，蕩然無遺矣。甲部經類十一，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樂，六曰春秋，七曰孝經，八曰論語，九曰讖緯，十曰經解，十一曰小學。凡著錄四百四十家。不著錄一百十七家。乙部史類十三，一曰正史，二曰年，三曰僞史，四曰雜史，五曰起居注，六曰故事，七曰職官，八曰雜傳記，九曰儀注，十曰刑法，十一曰目錄，十二曰譜牒，十三曰地理。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丙部子類十七，一曰儒家，二曰道家，三曰法家，四曰名家，五曰墨家，六曰縱橫家，七曰雜家，八曰農家，九曰小說，十曰天文，十一曰曆算，十二曰兵書，十三曰五行，十四曰雜藝術，十五曰類書，十六曰明堂經脈，十七曰醫術。凡著錄六百九家。不著錄五百七家。丁部集類三，一曰楚辭，二曰別集，三曰總集。凡著錄八百十八家。不著錄四百八家。

高祖竇后

后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尙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烈女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及隋高祖受禪，后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父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画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



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焉

河間王孝恭

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討大使狗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俘其眾諸將請坑之孝恭曰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所至輒下奉命討輔公祿將發大饗士栢水忽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罪杯中血安知非賊人授首象乎立取飲盡卒擒公祿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隱太子建成

建成謀傾秦王不已高祖召王謂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爾東宮以爾亟讓故成爾美今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吾欲令爾還洛陽自陝以東悉王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王泣辭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王還洛必反宜勿遣事遂寢未幾王斃建成蓋建或自悔之云

巢刺王元吉

秦王有大功而太子建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心喜亂欲弑圖之乃構于太子曰秦王功德日盛為上所愛殿下雖太子位不安請為殺之太子初未恐元吉數諷許之時榮九思為王記室作詩刺之有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之句而元吉弗悟也事果敗

霍王元軌

元軌好讀書善射尤有識略嘗以計走突厥于定州太宗問羣臣曰朕諸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能盡知惟數與霍王言臣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于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王嘗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元平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乃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平陽公主

公主下嫁柴紹高祖起義王居長安紹謂曰尊公有大舉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王曰君行矣我自為計紹既發王乃散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自將以應帝于



道盡平諸劇賊略地至武功勒兵七萬威鎮關中尋會秦王于渭北已紹及王對置幕府分定京師時號娘子軍武德六年王薨葬詔加鼓吹太常議婦人墓古無鼓吹帝曰鼓吹軍器也王身執金鼓參佐命古有是耶卒用之

屈突通

通故以清節著秦王西入通率兵援長安為劉文靜所破或說之降通曰吾荷隋厚恩事二王安可逃難獨有以死報國耳居恒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情為之感動通既勢蹙高祖遣其家僮召通通立斬之其子壽復為文靜將寶琮所獲琮縱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讐也命左右射之京師已陷人無固志通知不免乃下馬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敢負陛下遂被擒已見帝帝曰忠臣也厚遇之法者雖至親無所回縱通弟蓋為長安令亦嚴執時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蔥不逢屈突通

劉文靜

文靜倜儻有器略大業未為晉陽令與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既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是豪英所資也高祖鎮太原文靜知其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與俄坐李密姻黨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大事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亟非湯武高光不能定奈何王曰安知無人今過此非兒女子姁姁相憂直欲與君共大計耳遂相與定謀文靜進策秦王曰今上南幸江都兵填河洛盜賊蟬結太連州縣小阻山澤動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櫜大呼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眾可立致加公府兵數萬第下一令誰不願從鼓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于是文靜更因裴寂以交于唐公寂以宮人私劫公皆文靜謀也唐公踐天子位擢文靜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臣下言尚稱名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席此



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敢忘。公其無嫌。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位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訊。帝用裴寂言殺之。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

### 秦瓊

瓊字叔寶，以字行。始為隋將來護兒帳下卒，叔寶母喪，護兒弔之，吏恠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耶？已歸王世充，為龍驤將軍，與程麟金計曰：世充多詐，非撥亂主也。于是同降高祖，嘗賜瓊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從征世充，建德黑闥累戰必克，進上柱國。每臨敵，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誇眾。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刺之萬眾中，靡不如志。程麟金即程知節。

### 李靖

靖字藥師，姿貌魁奇，通文史，有將畧。微時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談兵，輒嘆曰：可語孫吳者，斯人也。楊素見而奇之，自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牛弘亦以為王佐才。高祖擊突厥，靖時為馬邑丞，察其有非常志，輒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已高祖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而乃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力為請，乃得釋，大用之。

### 李勣

勣善用兵，能料敵應變，戰勝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而持法嚴，故人用命。臨敵選將，必其奇麗福艾者，或問故，荅曰：薄命人不可與成功名。病將革，召弟弼謂曰：我即死，欲有言，吾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節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勵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未幾，子敬業起義，夷族。

### 李綱

安叱奴者，舞工也。高祖官之散騎，綱諫曰：周家均工樂



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褻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開府，此有國之鑒戒。陛下新造王業，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莽，而先令群臣鳴玉，位五品，趨丹地，恐非貽厥孫謀之道。帝不納。

### 傅奕

武德初，奕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教，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欺嚇庸愚，于是有身陷大惡，而猶于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倖免者。今天下僧尼十萬，陛下若以十萬之衆，令相夫婦，十年孳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其利寧有既乎？帝下其疏議。時蕭瑀進曰：佛，聖人也，奕非聖，非法，請誅之。奕曰：佛，迦父出家，瑀非出空桑，乃尊其教，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荅，但合掌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是奕議，奕卒。時年八十五。方其病也，未嘗問醫。一日酣寢，忽蹶然悟曰：吾死矣。夫，卽自爲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 歐陽詢

高祖時，詢爲給事中，貌寢而工書。初，仿王羲之法，後乃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高麗嘗遣使求書，帝嘆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輒返，如此者十數。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去。癖嗜如此，詢子通書，亞于父，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荅曰：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此？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通晚自矜重，狸毛爲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輒書。

### 許胤宗

胤宗者，精醫術，仕陳爲新蔡王參軍，王母病風，不能言，醫告術窮矣。胤宗至，曰：餌液不可進，請以黃者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令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人或勸其著書，荅曰：醫，特意耳，思精則得之，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効速，今人不善脈，顧多藥物，以幸有功，卽一藥偶中，它味相制，力弗能專，此難愈之驗也。脈妙不可傳，虛著方劑無益。



崔信明

信明生于五月五日，日方中，長而強，記博聞，嘗自矜其文過李百藥，議者弗許。時有鄭世翼者，亦驚侷，恍輕忤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示之。翼覽未竟，曰：所見不如所聞。輒投諸水，引舟去。

尉遲敬德

敬德名恭，以字行。初從劉武周，武周敗，同尋相歸國。已尋相叛，諸將併疑敬德，請殺之。秦王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為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介胃臆，我終不以浮言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如必去者，以此為資。是日王與王世充戰，幾為賊將單雄信所窘。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王出，王顧曰：公何相報之速也？仍賜金銀一篋。敬德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也。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獨去之，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王珪

珪事太宗，多規切。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愛姬也。帝指姬謂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能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朕已明言之，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姬仍在側，竊謂陛下以為是耳。帝自失。珪微時，與房杜善。珪母李頗有人倫鑒，嘗謂珪曰：兒必貴，然不知所與遊者何人？試與偕來，會房元齡等，適過其家。李闕之大驚，勅具酒食，懽盡日，喜曰：二客公輔器，汝貴不疑。

薛收

收與族兄德音，從兄子元敬，才名相埒。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鸞鷟，元敬年最少，為鴛鴦。是時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更相結附，而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每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蓋收與元敬俱為參軍，直記室，故稱小記室。

馬周

周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窾綮。帝每曰：吾頃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嘗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



聽之纏纏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鳧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帝每詔上藥視護且躬為調藥太子問疾疾甚悉取平日奏稿焚之曰管晏暴君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既卒帝思之甚至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容

劉洎

太宗嘗好持論與公卿言事必往復詰難洎諫曰帝王臣庶聖哲凡庸等級遼絕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陛下即降慈旨假柔顏猶恐羣臣憚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辨飾詞援古而迤其議哉且多記損心多言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帝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

閣立本

立本故善畫太宗嘗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池上悅之詔侍臣賦詩而召立本侔其狀時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立本至俯伏池頭研吮丹粉望諸侍臣羞悵流汗與廝役等若曹慎并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終不能罷也巳入為右相會姜恪以戰功擢左相一時遂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虞世南

世南虞荔子與兄世基同受學于顧野王積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櫛沐文章婉孌雅慕僕射徐陵世基文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俱名重當世議者方之二陸先在南躬貧約不改其初世南嘗學書于浮圖智永精其法遂為世寶云

長孫無忌

貞觀中帝嘗從容謂無忌曰人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失朕當先評公等瑕瑜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唐儉善和解人然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謹審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不可倚岑文本文章議論是其所長謀慮經遠自當不負于心劉洎堅正不輕然諾能自補闕馬周敏銳直道而行所任



足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以親朕，若飛鳥依人，人自憐愛之，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于古人，罕得其匹，然總兵攻戰，非所長也。諸臣皆頓首謝。

呂才

貞觀初，上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其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其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共命若胎而天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皆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常病鄉，法曰：為人尪弱，絕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于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偕祿于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被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二不驗。漢武帝以乙

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絕，三不驗。後魏孝文，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于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禪，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云于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當嫡孫，財若祿，其孫劬濬皆篡逆，五不驗。其葬篇曰：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防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為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葬，辰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今法葬家多取乾艮

唐書

世

匏



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按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用日中，夏尚黑，用昏。此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于是司墓大天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朔，不壞其室，即日中而朔。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日中而朔，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臧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若敖絕嗣于荆，不聞葬得凶。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為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為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後否者，子文為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于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專關諸人，而不由于葬六也。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妄期徼幸，于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斂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谷那律

律淹識羣書，褚遂良重之，稱為九經庫。嘗從太宗出畋，遇雨沾漬，帝問曰：「雨衣若為可無漏？」律對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嘉其直。

李淳風

太宗時，淳風直太史局，上得祕識，言唐中弱，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人且在宮中矣。」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殆盡。帝曰：「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及于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用其言，止未幾，則天驗淳風于占候。若有鬼神相之，非學可致，人莫能測也。

裴行儉

行儉有人倫鑒，在吏部時，見蘇味道，道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才名甚籍，或引示行儉，儉曰：「士先器識，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



爵祿者炯稍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死已一一驗  
薛仁貴

仁貴起自耕農將改葬其先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  
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君蓋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  
墓未晚也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自是每戰輒捷位  
至領軍大總管各震異域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  
突厥入寇召還擊突厥師至象州虜問曰唐將謂誰曰  
薛仁貴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何給我仁貴為  
脫稍鏊見之虜相顧驚下馬羅拜尋解遁去仁貴每  
戰必白袍以自標一日與宴內殿帝謂曰古善射有穿  
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時九姓  
衆十餘萬寇邊先遣驍騎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  
于是虜氣懾悉降潰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  
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是遂衰

員半千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陳衆未對半千進曰古  
以星宿孤虛為天陳山川向背為地陳編伍彌縫為人  
陳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順天時是天陳也

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占地利地陳也舉三軍士如子弟  
從父兄得人和是人陳也帝曰善半千歷事五君清白  
一節以山水自放遊堯山樂之遂定居焉卒年九十四

上官昭容

昭容名婉兒性韶警善文翰中宗暱之羣臣章奏無不  
與聞與武三思通故詔書必右武氏而抑唐帝嘗數引  
名儒賜宴賦詩君臣廢和帝后及長寧王安樂王作大  
節昭容代也又為差第羣臣所作已乃營外宅與崔湜  
亂引湜知政事而穢夫求劇職者爭候門下矣臨淄王  
入斬之闕下

蘇瓌

瓌頌父子相繼為宰相襲封許公帝嘗言前世李嶠蘇  
味道文擅當時號稱蘇李今朕得瓌與李父對掌書命  
亦何愧前人時張說亦以文章顯與瓌稱望略等故又  
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謂曰卿所撰詔令可別錄副  
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自後遂為故事

張易之

易之昌宗兄弟也皆以美姿得幸武后每傅朱粉衣純



綺出入禁中，寵震天下。朝貴爭造其門，號易之五郎。昌宗六郎，后每宴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為笑樂。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諂附者，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后因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徘徊庭中，作仙去狀。詞臣爭賦詩為媚。

狄仁傑

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問宰相，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兵踰月，不及千人，而廬陵王代之，一呼輒五萬，大較可知矣。今欲嗣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為無子。天其儆陛下乎？夫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姪寧耐姑于廟乎？后乃感悔，即日迎歸廬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至泣下，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

安金藏

睿宗為皇嗣時，有誣以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決。太常工安金藏獨大呼曰：「公不信吾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遂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納腸，虢桑杜紕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賴爾忠以免。」當是時，朝士咸高其誼。神龍初，金藏葬，毋親管石墳，晝夜弗息。廬墓側甘泉忽湧，李亦冬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明皇以付史官。

武攸緒

攸緒，則天后之兄子，好易。莊子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自后擅制，前後累封王，俱固辭。后疑其詐，許之以覘其所為。攸緒結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錫鬲及上公所遺鹿裘素障，至塵積，卒不御。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告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嘗以璽書迎之，將至，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入，舍人贊就位，攸緒竟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為之嘆息。俄而諸武禍及，攸緒獨超然。

武不一



平一以博學聞仕兼修文學士時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請與平一言經崔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平一荅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斜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還問曰齊桓楚莊時諸侯屬齊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崔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其始末具悉崔乃曰吾請北面一坐大笑

王勃

勃字子安六歲能屬詞九歲讀顏師古漢書注作指瑕以搥其失年未冠對策高第尋以事斥廢客劍南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某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某作閣序將以誇客因卽席出紙筆徧請客莫敢承至勃亢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使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懽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而臥及寤援筆立成不易

駱賓王

一字勃兄劇弟助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齊名世稱王楊盧駱爲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知文者以爲然勃以省父渡海溺悸而卒時年二十九

賓王七歲能文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傳檄天下斥武后罪狀文出賓王手后讀之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此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首

崔融嘗評勃等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張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于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絕嶺孤峰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勃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駭矣閣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然不可類之風雅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美元酒有典則薄滋味



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濃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素練輕縑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盃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 袁天綱

武后幼時天綱嘗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因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時后最幼姆抱持出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曰龍瞳鳳頸極貴徵若爲女當作天子高士廉嘗問曰君當終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且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精父術高宗嘗置一鼠于匱令術家射之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濟俄有跛男子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濟矣中流風忽起舟幾覆得免跛男子則婁師德也

### 索元禮

元禮性殘虐武后將除異已者元禮揣知旨卽上書告急變因爲制獄作鐵籠聲囚首加以楔囚或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于頭訊一囚必牽連至數百自是來俊臣周興遂踵起後坐受賕下吏吏訊之不服曰取公鐵籠來乃服死獄中

### 來俊臣

俊臣與朱南山輩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鞠囚必注醢于鼻掘地爲牢寢以溷溺又作大柳十各爲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卽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卽死十求破家後爲諸武所構詔斬西市死之日人爭抉其目擿其肝醢其肉須臾立盡仍以馬踐其骨無孑餘

### 周興

興俊臣黨也天授中人告興反詔俊臣鞠狀興時未知被告方與俊臣對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謫嶺表未幾爲怨家所殺

### 郭弘霸

弘霸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擢御史大夫時號四其御史按刺史李



思徵極慘毒思徵死為厲竟自拔刀刳腹死是時大旱忽雨又洛陽橋久壞新成后一日問羣臣外有佳事否郎中張元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楊貴妃

妃字太真本壽王妃自武惠妃薨宮中無當意者或言如美帝召入一見異之遂別為壽王聘而自內妃妃解歌舞善迎帝意寵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妃嗜生荔枝帝為走數千里疾致之色味依然未變也妃嘗以譴還兄銛第是日比中仄帝尚不食怒咎左右高力士欲驗帝力士知旨是夕即請召還妃帝撫慰良渥已復得譴還外第兄國忠計以語動帝帝意動詔中人張韶光輟御食賜妃妃因韶光謝曰妾罪當萬誅然髮膚外皆上賜也今且死無以報即引刀斷髮一縷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立召還遇之如初馬嵬之厄以紫茵裹尸瘞道側其後帝密令中使治瘞具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為悽感流涕命工貌妃于別殿朝夕往必獻歛

宋璟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詔誅之璟請付獄按罪帝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外議必按而後刑乃可服天下帝愈怒璟曰必誅月將者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開元初璟都督廣州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粵俗始知棟梁之利其他惠政種種已自廣還廣人請立遺愛碑璟上言碑所以誌功德臣治不足紀廣人徒以臣當國故為溢詞世競諂諛臣正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璟既卒張嘉貞入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嘆息失聲也

張九齡

九齡侍明皇為中書令李林甫忌之會上欲擢張守珪侍中九齡諫止已欲進牛仙客尚書復諫欲賜實封又力爭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卿固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仙客起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猶羞與絳灌列臣實不願與仙客伍帝不納九齡既為林甫所忌心危之適帝賜白羽扇乃獻賦以識意其末云



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云縱秋風之零落終  
感恩于篋中帝雖優詔答之卒罷故事公卿皆搢笏于  
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  
始初安祿山自范陽偏校入奏九齡一見卽謂裴光  
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九齡署其  
狀曰軍法若行祿山不容免死帝曲赦之九齡曰祿山  
有逆相留之恐爲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  
忠良帝後入蜀思其言爲泣下乃遣祭韶州當是時天  
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張嘉貞

宋璟罷相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執  
曰朕嘗記一人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者其風操  
可想而名不能憶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  
朔方節度使帝卽作詔以爲相夜且半適閱大臣表疏  
舉一則嘉貞疏也得其名卽擢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子  
延賞德宗朝以西川節度使入相延賞子弘靖亦入相  
時號三相張家其所居坊曰鳴珂里

韋堅

明皇時堅以聚斂術擢陝郡水陸運使堅欲通漕道乃  
壅渭爲堰絕灞澇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澇水  
銜苑左有望春樓堅于樓下鑿潭以通漕帝爲升樓詔  
羣臣並臨觀堅豫取洛中山東小斛舟三百貯之潭蒿  
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履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卽以  
某郡物產暴陳其上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  
羅綾絳紗南海璵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則力士鬘飲  
器茗鏞釜宣城則空青石綠始安則萹葛蚶膽翠羽吳  
郡則方文綾船皆尾相銜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蓬檣  
挾櫓觀者駭異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其潭曰廣  
運

顏杲卿

杲卿守常山史思明攻之杲卿晝夜戰糧矢竭六日城  
陷遂被執賊脅降不應乃取其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  
降活若子杲卿仍不應遂殺季明送杲卿于祿山祿山  
怒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牟羯奴竊荷恩寵天子  
何負汝而反吾世爲唐臣恨不磔汝以謝上乃從爾反  
耶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之杲卿罵不絕賊鈎



斷其舌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死時同被執者為袁履謙死時亦先斷手足謙咀血噴賊面賊鬻之果卿既被害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奏者得其髮持謁帝為賜祭湊後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忽動

杜甫

甫字子美負才放曠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與李白齊名時稱李杜明皇朝獻賦三篇帝奇之拜胄曹參軍因數上言高自稱許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羸服走三川往依嚴武武以世舊頗見親待而甫褊躁誕傲嘗醉登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幾殺之左右白其母奔救得免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大水驟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

李白

白字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因名焉初與孔巢父諸人隱岷嶺山號竹溪六逸賀知章奇其文謂為謫仙人言之明皇即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猶從酒徒醉市上帝一日坐沈

香亭有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絕帝愛其才每宴必召入侍嘗以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忿讒之貴妃白知不為親近所容遂與知章等八人縱飲號酒中八仙懇求還山放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上旁若無人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將終焉及卒葬東麓

張旭

旭吳人性嗜酒精書法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示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乃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王維



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丞。年六十一，疾甚，作書與縉別，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回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兄弟皆佞佛，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畝湖竹里館，柳浪軒，茱萸泚，辛夷塢，日與裴廸遊其中。賦詩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亾，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張果

果不知何許人，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也。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復見恒山中，明皇時，再以璽書邀至，命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夭，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璞推果生死，懵然無端，更名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一日忽謂人曰：諺言娶妻得公主，平地生公府，是。大可畏，人恠其語不倫。俄使者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不奉詔，辭還山。詔可，賜號通元先生，尋尸解去。

安祿山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生時光照窮廬，野獸皆驚。及長，伎忍多知，天寶中以范陽節度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向臣求食，既蒙寵任，帝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撻之。故問曰：皇太子何官？帝曰：我百歲後當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死。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子，拜必先妃，帝恠之，曰：蕃人先母後父，其權譎多類此。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每乘驛入朝，必半道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及作胡旋舞，帝前，又捷疾如飛也。帝為起第京師，戒必極侈麗。曰：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瑣卒亂天下。祿山既為御史大夫，勢遂與李林甫埒，然心畏林甫，每見未嘗不磬折。林甫善揣人意，每與語必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雖盛寒，時流汗也。林甫復陽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則喜，若言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吾且死，優人李龜年每為帝學之，帝輒大笑，已見殺于子慶緒。慶緒之為史思明逼也，遣使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

唐書

四三

苑



陽約爲兄弟，請之出歃血盟，而陰令軍中環甲以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不意大王以不利何足論，若爲人子而殺父求位，更何辭！」吾乃爲太上皇討賊，命斬之。時周萬志進曰：「慶緒旣來矣，宜賜死，乃縊殺慶緒。」

張鎬

鎬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居恒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卽杖策往，醉卽返，語不及世務。天寶末，賊圍睢陽，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逗留不前，比至淮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鎬起布衣，纜二碁而至宰相，蓋望實致之云。

張巡

祿山反，楊萬石以譙郡降，逼巡使西迎賊。巡率吏士哭于元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賊圍雍丘，令狐潮舉城附賊。巡乘間復城，屠潮妻子，磔之城上。潮忿甚，合衆四萬薄城，攻圍六旬。是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入白曰：「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

矣。巡陽諾，明日爲設天子画像于堂上，率軍士朝，人人泣下。巡乃引六將至，責以大義，盡斬之。士心益感奮。賊圍睢陽，巡與許遠合兵固守，經數十戰，皆以寡敵衆，無不一當千。圍旣久，城中食盡，巡乃出愛妾，謂諸將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不以充士餒乎？」乃殺妾爲大饗，坐者皆泣不下。咽巡強令食之，時許遠亦殺其奴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弓膠而士莫有叛者。南霽雲還自賀蘭所，賊知援絕，攻益急。巡士皆病不能戰，巡乃向西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被執，賊將尹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僅存三四，尋遇害。巡旣死，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胡孽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許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巡及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嘆曰：『嗟乎！人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賊何足恨，恨遠心不可得耳。我死若有知，當不赦遠地下，然則國威挫衄，使巡功業墮敗，皆遠。」



也。臣于遠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制冤恥。事下尚書議，卒寢之。後韓愈著論，為遠辨誣，議乃定。

南霽雲

霽雲少微賤，為人操舟。睢陽始被圍，巡築壇募死士，數日莫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對巡即泣下。是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往請師。進明頗無出師意，愛霽雲，反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睢陽士不粒食已彌月，吾何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也。」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其指。一坐大驚，為出涕。霽雲既出，抽矢回射佛寺浮圖，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已城陷，與巡俱被執，賊招霽雲降，雲不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三十六人同遇害。時有雷萬春者，亦巡偏將也。賊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湖語，伏弩發，面著大矢，萬春不動。潮疑木刻人，已謀得其實。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節制矣。」

張志和

蕭宗朝志和待詔翰林，遭親喪，遂不復仕，浪跡江湖，自

稱煙波釣徒。所居室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屨，喜垂釣，不設餌。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真。巷曰回軒，門阻流水，少游為之梁，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各其夫。曰漁童，妻曰樵青。陸羽嘗問孰與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有何往來，謁顏真卿于湖州，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荅曰：「願為浮家泛宅，不必更也。」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嘗撰漁歌，舐筆輒成，憲宗求其歌，不可得。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真，性夷曠，與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言季真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自證聖初，歷元肅二朝，積官祕書監，而晚節遊嬉誕放，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詞，善草隸，好畫。嘗言：「昔年朝從之，意慳即不復拒，紙纔數十字，世傳以為寶。」天寶初，知章夢遊帝所，數日寤，乃請為道士，詔許之，捨宅為千秋觀，即居之。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為之餞送。



陸羽

羽字漸鴻，竟陵人，不知其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攜歸畜之者。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因以為名氏。其師令執糞除，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學書，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躡嚙狀，師拘之，令雜草莽，當其記文字，情情若遺。過日不作，王者鞭之，因亡去。天寶中，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上元初，隱苕上，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則慟哭而返。時謂為接輿也。

郭子儀

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申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不知其前後。賜良田美器，及各園甲館，不勝紀。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也。授中書令，歷二十四考，八子七壻，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旦夕問安，但頷之而已。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而子儀願指進退之，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皆為將相。

李泌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部國夫人，以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知帝意，將廢立，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嘗為臣言之，夫有嫡子而猶為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老位宰相，以諫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吾惟一子殺之，泌不我諫，我亦殺泌子，則臣祀遂絕，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鳴流涕，帝悟，太子乃得安。

沈既濟

既濟有良史才，官修撰。時吳兢撰國史，為武后本紀，既濟議請省之，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某事，則名實兩得矣。若后之姓氏名諱崩葬日月才藝智略，皆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時雖不用其議，識者是之。

顏真卿

真卿字清臣，初為監察御史，嘗使河隴五原，有冤獄，久



不決天且旱真卿至立辨之郡人呼為御史雨已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陽託霖雨急增埤繕障儲廩料材而日與賓客泛舟宴飲以紓祿山之疑祿山果目為書生不疑也及反河南盡陷平原獨全疾使參軍李平馳奏明皇始聞亂嘆曰河朔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取及得奏喜曰吾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祿山既破東都殺李愷盧奕蔣清而傳其首河北以徇諸郡真卿恐動眾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贗即斬傳首者而藏其首他日結芻纘體歛而祭之後官刑部尚書以直不容于盧杞未幾李希烈反杞建議遣真卿往諭遂遇害遠近聞者皆為感動真卿正色立朝為當世重人不敢以姓名稱竝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古世傳寶之

盧坦

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名坦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也黃裳驚異其語坦後累著績

歷東川節度使

盧綸

德宗時綸嘗以才高被召帝有作輒使賡和與吉中孚韓翊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以能詩號大曆十才子

憲宗郭后

后歷敬宗文宗武宗武宗喜畋遊角武藝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審覽諫臣章疏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毋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閱諫章自是畋幸稍稀小兒輩不敢復橫

李吉甫

吉甫明練典故有相才自德宗以來朝廷專務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作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又嘗奏罷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歲省供億鉅萬平劉闢平李錡大半皆其謀也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不可徙徙則宰相輒罷吉甫笑曰豈有一牀而能制宰相禍福者竟撤新之前卒之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



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尋卒

李光顏 韓弘素驕寒挾蔡賊以自重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飾名姝教之歌樂大博于以遺光顏使致辭曰以君暴露久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乃約旦日置酒大會諸將校引使者以侍姝入秀曼都雅一軍驚豔光顏徐曰我久去家室以為公憂誠知公念重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吾何心獨樂為我謝公朝廷于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吾有死無二因嗚咽泣下厚賂使者而還之未幾破賊五溝李愬自是得乘虛入

李愬

愬之平蔡也元濟兵尙餘二萬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如厨廐所役之類皆悉用其舊而身振旅鞠場以俟裴度度既至愬以橐韃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受之示以分度乃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為之聳動始戾之克復長安也市不易肆而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為近世所未有愬性儉樸絕不事華侈所居惟父時故院而愬弟聽頗盛飾服玩或誠之聽

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何以見忠功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也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于帷帟墻壁間皆滿愬李晟子晟十五子愬最著

韓愈

愈既貶潮初至問民疾苦具言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愈乃自往視為具羊豕各一投溪水而祝以文略曰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產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為雄長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以為吏民羞且承天子命來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鯢之大蟹鰕之細無不容歸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悉南徙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徙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皆可殺刺史則選有才技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



必盡殺乃止其毋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民無鱷魚患

李賀

賀字長吉每旦出必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輒書投囊中為詩未始先立題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母嘗使婢探囊中見所書輒怒曰是兒會須嘔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肯舉進士韓愈為作諱辨卒不出

韋處厚

敬宗荒暗月視朝裁三四處厚每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諍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于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時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恃也今皇子方襁褓臣何敢避死亡之誅帝頗感悟王庭奏之亂帝每嘆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為致慨于頗牧也帝默然

柳渾

渾字夷曠舉天寶初進士立朝抗直能盡言渾賊與吐

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和戎之便馬燧賀曰今日盟可百年無虜患渾進曰五帝無誓誥三王無盟詛盟詛季末事也况以季末事行于夷狄乎今日事臣竊憂之時李晟繼言曰夷情不測誠如渾語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卿為大臣亦爾耶晟頓首謝夜半邊書飛報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旦以表示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萬里外

陸龜蒙

龜蒙字魯望性放逸舉進士一不中輒浪遊蘇湖間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聞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不乘馬喜御舟楫每設蓬蕭賣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云其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越海取石為重時號鬱林石

秦宗權

宗權起自牙將乘黃巢之亂據蔡寇荆襄破東都所至千里無煙舍師行未嘗轉餉每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



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其酷暴殘殺如此已爲朱全忠所摧其愛將申叢囚之折其一足械至汴見全忠誓然無怖色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臨刑猶引頸大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效耳觀者大笑

董昌

僖宗時昌爲鎮海節度使既爲太尉晉封隴西郡王初詔書至爲字償一縑以歸當制者忽復詫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與我當自取之遂僭大號先是吳越間有鳥四目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昌以爲受命之符遂建國號曰大越羅平建元天冊自稱曰聖人每下制詔必署名其下或曰帝王無押詔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已錢鏐滅之

柳玘

玘性介特嘗著勒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雖生可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何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余幼

聞先公僕射言處世以恭默爲本畏怯爲務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勤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比喪亂以來門衰祚落基構之重屬于後生夫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于孝慈友弟忠信薦敬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

平原公主

公主昭宗女帝在鳳翔以主下嫁李茂貞子繼偁后謂不可帝曰不爾吾無安身所是日宴內殿茂貞坐帝東南主拜殿上繼偁族兄弟皆西向立主徧拜之



楊復恭

復恭本隋諸孫，謂恭帝禪唐，輒名復恭，與其子守亮謀不軌，分布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謀，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丐致仕，詔可，賜几杖，復恭乃遣腹心殺使者于道，與守亮書曰：承天門，隋家舊物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便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蓋昭宗立，由復恭定策，故云。

韓全誨

全誨，季述黨也。季述既誅，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為內訶，及朱全忠兵入，全誨等遂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攻城，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詬外兵曰：奪天子賊，攻漸急。全誨等食不能捉，七垂頭喪氣。于是帝令先去四大惡人，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又誅第五可範等八百人於內侍省，時哀號之聲徹道路。

藩鎮

王庭湊

庭湊嘗使至河陽，醉寢于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庭湊馳及之，問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後無不驗。

朱泚

泚既敗，出奔，失道，問于野人。野人曰：朱太尉耶？答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走將安往？泚怒，欲殺之，乃亾去。已至涇州，田希鑿拒不納，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因火其門，希鑿從城上擲節投燄中，曰：還汝節，已走彭原，墮窖中，見殺。

朱滔

建中三年，滔與王武俊、田悅、李納約為連衡，如七國故事，以拒朝命。遂于冬十月庚申，築壇祀天，各僭為王。滔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耶？先是其地忽高三尺，後二年，滔等冊墳，正值其所。



李全忠

全忠之室有蘆生焉一尺三節張建曰蘆茅類生于澤分茅之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光啓中全忠拜節度使子庄威庄籌繼之

劉元佐

德宗時汴有相國寺忽傳佛軀流汗時元佐為節度使即親往大施金帛于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者恐後積十日元佐勅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如此

吳元濟

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兵驕無所憚內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三縣帝命裴度為行營招撫使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執元濟獻廟社狗于市斬之帝美度功命韓愈為平淮西碑愈以元濟之平多歸功度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意詔斷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為之

唐外國

突厥

貞觀中頡利被禽至京不室處每設穹廬廷中久之鬱鬱不自得恒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羸瘠帝憐之以虢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樂拜為刺史辭不往尋死其子疊羅支有至性諸婦得品供羅支母以後至不得給羅支遂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生仁孝詎限華夷哉遂厚給其母頡利死其臣以死殉者曰渾邪曰蘇尼失帝異之命葬頡利冢旁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草多百合掇其根以飯產良馬首似橐駝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云貞觀中大酋俟斤獻馬帝取異者號十驥有騰霜白皎雪驄凝露驄縣光驄決波驄飛霞驄發電赤流金馭翔麟紫奔虹赤諸美名

渤海



渤海本附高麗其國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綠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王之父曰老長子曰副王俗所貴者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細盧城之稻湄沱河之鮒果有九都之李樂遊之梨

高麗

高宗時蓋蘇文死子男生嗣帝遣李勣薛仁貴等討之時侍御史賈言忠自軍中計事還帝問狀對曰必克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狠為我鄉導虜情偽我盡知之故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李勣年八十是行不再舉矣未幾果滅之收其城百七十六

新羅

貞觀五年新羅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一言思鄉乞還况于人乎付使者歸之永徽初國王織錦為頌帝美其意褒詔荅之

日本

永徽初國王孝德獻琥珀大如斗瑪瑙如五升器建中初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之識是時又有蝦蟇人朝貢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

高昌

高祖時高昌遣使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中國之有拂菻狗自此始貞觀中朝貢不至上命侯君集等討滅之俘其君智盛盛弟智湛有子昭好學嗜書見鬻異書者其母輒顧笥中金歎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以是昭頗工文藝

于闐

于闐有玉河國人取玉每視月光盛處即得美玉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為從

天竺

天竺有五分東西南北中而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其畜有稍割牛相傳飲其血者壽五百歲牛壽如之率十日一割國有文字善步曆學尚浮屠法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真觀中浮屠元奘至其國國王尸羅逸多見



謂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陳樂、試為我言其為人、元奘粗言太宗英武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因遣使者上書闕下、帝遣使慰撫、王驚問國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王乃出迎膜拜受詔、已復遣使獻火珠鬱金香提樹、開元中、獻五色能言鳥、拂菻

拂菻即大秦也、居西海上、有珊瑚洲、洲人乘大船、墮鐵網于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如茵、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船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

大食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則障面、日五拜天、神見王、則不拜、銀帶佩銀刀、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雞卵、有千里馬、相傳為龍種云、開元中、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詰之、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其國有二種、一曰黑衣大食、貞元中、遣使來朝、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有木生花、如人首、然與語則笑笑、笑則落落、

南詔

南詔、一曰六詔、夷人謂王為詔、六帥各治一區、故名六詔、貞元中、南詔酋異年尋、遣使獻鐸、鞘、浪劍、鬱办、生金、瑟瑟、琥珀、牛黃等物、鐸、鞘者、狀如殘办、有孔、旁達、出麗水、餘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愛、月以血祭之、鬱办、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曰浪劍、王所佩、蓋已七世云、

訶陵

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極嚴峻、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人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于足、可斷足、羣臣又固請、卒斷指以殉、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有二屬國、曰曇陵、曰陀洹、貞觀時、貢白鸚鵡、首生十丹、毛齊于翅、又有道明國、人無衣服、見衣服者則笑之、

驃

驃、古朱波也、其屬國十八、有江支流、凡三百六十、土熱



王居金為甕厨覆以銀瓦爨以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為隄舟楫皆飾金寶其浮圖鉛錫為瓦荔支為材又有百寺民七歲祝髮入寺至二十而不達其法乃復為民國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自咎又有姑蔑國婦而退國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又有吐蕃數侵勿鄧人總髮為角以辨夫之多少貞元中吐蕃數侵勿鄧其大鬼主乞援于韋臯臯遣將苴那時大破之青海斬其將乞藏遮遮等遮遮尚結贊子也以尸還其部下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傳藥又問欲歸乎曰然即進食又問欲衣乎曰然即進裘又問欲歸乎曰然即進馬載尸而去勿鄧亦驃屬也南蠻有繡腳種刻踝至腓為文繡面種生踰月涅黛於面雕題種身面涅黛穿鼻種以金銀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長髻種棟鋒種皆額前為長髻下垂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飛頭獠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君長曰贊普曰論贊曰弄贊貞觀中遣使齎幣求昏許之妻以宗女文成公主長慶中遣使來乞盟詔遣大理寺劉元鼎就盟其國踰成紀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墮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自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人也

環王

環王即林邑也國之南有銅柱五相傳漢馬援所植援之還也雷者才十戶至隋末繁行至三百皆姓馬遂號馬雷人其國以二月為歲首檳榔瀋為酒椰葉為席貞觀中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訢寒乃詔還之自交州渡海歷赤土丹丹諸國多火珠大如雞卵圓白光照數尺日中以艾籍珠輒火有舍利鳥能通人言其隣有扶南國生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殺角乃泮







唐愍帝廢帝

晉高祖

晉出帝

漢高祖隱帝

周太祖

周世宗恭帝

列傳四十五

雜傳諸人皆歷事數朝不可以代紀故特註出以彰其醜惟劉景岩仕晉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延仕梁段希堯仕晉皆終身不失臣節似不當與雜傳

梁家人

太祖王后 張后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張妃 郭妃 太祖子友裕友珪友璋友雍友徽友攷友文 太祖兄全昱子友諒友能友誨 兄存子友寧友倫

唐家人

太祖劉妃 曹后 莊宗劉后 韓淑妃 伊妃 太祖子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又存確存紀 太祖弟克讓克修子嗣弼嗣肱克恭克寧子瓌 莊宗子繼岌繼潼

繼嵩繼蟾繼堯

唐明宗家人

曹后 夏后 魏后 王淑妃 子 從璟從榮從益姪從璨從璋從溫從敏 愍 帝孔后

唐廢帝家人

劉后 子 重吉重美

晉家人

高祖李后 安太妃 出帝馬后 高祖 子重信重父重英重進重睿重杲 高祖 叔萬友子敬威敬贇 萬銓子敬暉 高 祖兄敬儒弟敬德敬殷子重胤 出帝子 延煦 延寶

漢家人

高祖李后 高祖弟崇信 子承訓承勳 姪贇

周太祖家人

柴后 楊淑妃 張貴妃 董德妃 子侗信 姪守愿奉超遜



周世宗家人

朱守禮 劉后 兩符后

梁臣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

梁臣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  
霸歸厚 歸弁 王重師 徐懷玉

梁臣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徽 王虔裕 謝彥章

唐臣

郭崇韜 安重誨

唐臣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子匡翰 王建  
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唐臣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巖 李仁矩 毛璋

唐臣

朱弘昭 馮贇 劉延明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唐臣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贊

晉臣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巒

漢臣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周臣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死節

梁王彥章 唐裴約  
南唐劉仁贍

死事

梁張源德 唐夏魯奇 唐姚洪 唐王思  
同 唐張敬達 晉翟進宗 晉沈斌 晉  
王清 周史彥超

南唐孫晟

一行

鄭遨 唐晉俱名之不起 賜號逍遙先生 張  
薦明 晉賜號元通先生 石昂 仕晉 極諫不  
聽 歸老 程福贇 仕晉 為李殷所誣 見殺  
李自倫 六世同居 晉特旌其門閭



唐六臣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杜曉 俱仕梁為顯官

義兒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俱李克用養子

伶官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俱事唐莊宗

宦者

張承業 張居 翰 俱事唐莊宗

雜傳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俱藩鎮

雜傳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俱藩鎮

雜傳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匡凝 俱藩鎮

雜傳

朱宣 弟瑾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犇 馬行襲 俱藩鎮

雜傳

孫德昭 李彥威 李振 裴廸 韋震 氏叔琮 王敬堯 俱唐臣 仕梁為顯

官 孔循

仕梁唐

雜傳

劉知俊 仕梁及岐蜀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俱仕梁唐

雜傳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 劉玘 周知裕 俱仕梁唐 陸思鐸 仕梁唐

晉

雜傳

霍彥威 王晏球 俱仕梁唐 安重霸 仕唐 奔梁及蜀 復歸唐 趙在禮 房知溫 王建立 康福 郭

延魯 俱仕唐晉

雜傳

華溫琪 仕梁唐 葛從簡 仕唐晉 張筠 仕梁唐 弟錢 仕唐晉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 俱仕唐晉 李瓊 仕晉及契丹

劉景岩 仕晉



雜傳

盧文進仕唐及南唐 李金全 安叔千俱  
仕唐晉及南唐 楊思權仕梁唐 尹暉王  
弘贄俱仕唐晉 劉審交 王周 白再榮  
俱仕唐晉漢 高行周行珪俱仕燕歸唐行  
周又仕

雜傳

翟光鄴 常思俱仕唐晉漢周 馬暉仕終  
五代 皇甫暉仕唐及南唐 唐景思仕唐  
晉及契丹漢周 孫方諫仕契  
丹歸漢又仕周 王進仕漢周

雜傳

王殷 劉詞 折從阮俱仕唐晉漢  
周 王峻仕漢周 王環仕蜀歸周  
董璋仕梁唐而反見殺 婁繼英仕梁唐晉  
而反見殺 朱守殷仕唐而反見殺 范延

雜傳

光仕唐晉叛而復降自投水死 安從進仕  
唐晉而反自焚死 楊光遠仕唐晉而反見  
殺 安重榮仕  
晉而反見殺

雜傳

杜重威仕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見殺 李守  
貞仕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而反自焚死 張  
彥澤仕晉而  
降契丹見殺

雜傳

王景崇仕唐晉漢而叛自焚死 趙思縮與  
景崇同叛見殺 慕容彥超仕唐晉漢周而  
叛自投  
井死

雜傳

馬道初事劉守光已仕唐晉及契丹又仕漢  
周 李琪兄珽俱唐臣仕梁珽死琪又仕唐  
鄭珽 李愚俱唐臣仕梁唐 盧蘩唐臣  
仕梁唐晉 司空頴仕梁唐

雜傳

盧文紀仕終五代 馬胤孫 劉岳 馬縞  
崔居儉俱仕梁唐 李譯唐臣仕梁唐  
姚顥 崔悅俱仕梁  
唐晉 劉昫仕唐晉

雜傳

王權唐臣仕梁唐晉 和凝仕唐晉漢 趙  
瑩 馮玉俱仕晉及契丹 盧質 呂琦



雜傳

薛融 何澤 史圭  
 龍敏 俱仕唐晉  
 王延 仕梁 裴皞 唐臣 仕梁唐晉 裴羽 仕  
 梁唐 使吳越 歸 又仕周 張允 王松 馬  
 重績 俱仕唐晉 李崧 仕唐晉及契丹 李  
 麟 賈緯 俱仕唐晉漢 王仁裕 仕蜀歸唐  
 又仕晉漢 趙延義 仕蜀歸唐 又仕  
 晉及契丹 歸 又仕周 段希堯 仕晉

考三

司天 二

職方 一

世家年譜十一

十國世家十

吳 南唐 前蜀 後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東漢

十國年譜一

附錄三

四夸

上中下

遼史全目

僭史 稍節

本紀三十

太祖

耶律億

二

太宗

德光

二

世宗

阮

穆宗

璟

二

景宗

賢

二

聖宗

隆緒

八

興宗

宗真

三

道宗

洪基

六

天祚帝

延禧

四



志卅三

營衛 三

兵衛 三

地理 五

曆象 三

百官 四

禮樂 七

儀衛 四

食貨 二

刑法 二

表八

世表

皇子

公主

皇族

外戚

遊幸

部族

屬國

列傳四十五

后妃

太祖述律后 太宗蕭后 世宗蕭后 甄  
妃 穆宗蕭后 景宗蕭后 聖宗蕭后

欽宗蕭后 興宗蕭后 蕭妃 道宗蕭后

蕭妃 天祚蕭后 蕭妃

義宗

倍太祖長子 章肅皇帝 李胡太祖三子 順宗 濬  
子隆先道隱 子子喜隱 道

宗長 晉王 敖盧幹天祚長子

耶律曷魯 蕭敵魯 耶律斜捏赤 耶律欲穩 耶律海

里



耶律敵刺、蕭痕、蕭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

耶律觀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曷魯、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趙

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渥里思、張礪、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頽昱、耶

律撻烈、

耶律夸臘葛、蕭海瓊、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張儉、邢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衮、蕭合卓、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律

虎古、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蕭撻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理、耶律奴仄、

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裏履、牛溫舒、杜防、蕭

和尙、耶律合理只、耶律頽的、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益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耶

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琰、大康父、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畱、楊佶、耶律和尚、

蕭阿刺、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朮哲、耶律玦、耶律僕里薦、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晒、耶律古昱、耶律獨擷、蕭

韓家、蕭烏野、

蕭惠、蕭迂魯、蕭圖玉、耶律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

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蒲滴冽、耶律適祿、耶律陳家

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廳、耶律大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韓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

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幹特刺、孩里、實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王

觀、耶律喜孫、

蕭兀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蕭岩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  
蕭忽古、耶律石柳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木者、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薦

蕭奉先、李處温、張琳、耶律余覲

文學二 蕭韓家奴 王鼎 耶律昭 劉輝  
耶律孟簡 耶律谷欲

能吏 太公鼎 蕭文 馬人望 耶律鐸魯幹  
楊遵昂 王棠

卓行 蕭札刺 耶律官奴  
蕭蒲离不

列女 邢簡妻 耶律氏常哥 耶律奴妻  
耶律木者妻 耶律中妻

方技 直魯古 王白 魏璘 耶律敵魯  
耶律乙不哥

伶官 宦官 王繼恩 趙安仁  
羅衣

姦臣二 耶律乙辛 張孝杰 耶律燕哥 蕭十  
三 蕭余里也 耶律合魯 蕭得裏特

逆臣二 耶律訛都幹 蕭達魯古  
耶律塔不也 蕭圖古辭

律牒蟻 耶律朗 耶律劉哥 蕭翰 耶  
察割 重元 滑哥

里得 耶律敵獵 蕭革 蕭胡覲 蕭迭  
蕭特烈 古迭 耶律撒刺竹 奚回 離保

外紀 高麗 西夏

國語解



宋史全目上 正史 依全史止分目錄上下不分南北

本紀四十七

太祖 三 太宗 二

真宗 三 仁宗 四

英宗 神宗 三

哲宗 二 徽宗 四

欽宗 高宗 九

孝宗 三 光宗

寧宗 四 理宗 五

度宗 瀛國公 二王附

志一百六十二

天文 十三 五行 七

律曆 十七 地理 六

河渠 七 禮 吉十二 軍一 嘉六 賓五

樂 十七 儀衛 六

輿服 六 選舉 六

職官 十二 食貨 十四

兵 十二 刑法 三



表三十二

宰輔 五

宗室世系 廿七

列傳二百五十五

后妃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孝惠賀后	孝
明王后	孝章宋后	太宗淑德尹后	實懿
德符后	明德李后	元德李后	真宗章
懷潘后	章穆郭后	章獻明肅劉后	李
宸妃	楊淑妃	沈貴妃	仁宗郭后
聖光獻曹后	張貴妃	苗貴妃	周貴妃
楊德妃	馮賢妃	欽成朱后	欽慈陳
英宗宣仁聖烈高后	武賢妃	哲宗昭慈孟后	
神宗欽聖獻肅向	后		
后	林賢妃		

昭懷劉后	徽宗顯恭王后	鄭后	王貴
如	韋賢妃	喬貴妃	劉貴妃
后	高宗憲節邢后	憲聖慈烈吳后	潘
賢妃	張賢妃	劉貴妃	劉婉儀
如	成恭夏后	孝宗成穆郭后	蔡貴妃
成肅謝后	李賢妃	光宗慈懿李后	
黃貴妃	寧宗恭懿韓后	恭聖仁烈楊后	
理宗謝后	度宗全后	楊淑妃	
魏王廷美太祖四弟	燕王德昭	秦王德	
芳俱太祖子	秀王子偁	德芳後	
漢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偁	商王元份	
越王元傑	鎮王元偁	楚王元偁	周王
元儼	悼獻太子	俱太宗子	
濮王允讓	太宗孫		
宗室	吳王顥	益王頹	俱英宗子
王侯	楚王似	俱神宗子	獻愍太子茂
宗子	鄆王楷	肅王樞	景王杞
栩	徐王棣	沂王樛	和王棫
			信王榛



宋

俱徽宗子 太子諶弟訓俱欽宗子 元懿

太子真高宗子 信王璩高宗養子 莊文

太子愔 魏王愷俱孝宗子 景獻太子詢

寧宗立燕王後 鎮王竑寧宗養子

子直 子崧 子櫟 子砥 子晝 子滿

師異 希言 希懌 士悟 士褒 士

善俊 士晴 不羣 不棄 不允 不恩 士

彥逾 彥櫛 汝述 叔近 叔向 彥倓

公主 秦國大長公主 太祖六 太宗七 真宗

二 仁宗十三 英宗四 神宗十 哲宗

四 徽宗廿四 孝宗二 光宗三

范質 子晏兄 王溥 父 魏仁浦 子成信

石守信 子保興保 王審琦 子成衍成衍 高懷德韓

重贊 子崇訓 張令鐸 羅彥瓌 王彥昇

韓令坤 父 慕容延釗 子德豐從 苻彥卿 子昭愿

王景 子廷 王晏 郭從義 曾孫 李洪信 弟洪 武行德

楊承信 侯章

折德辰 子御勳御卿 馮繼業 王承美 李繼周 孫行

友 子全 照

侯益 子仁矩仁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

勳 藥元福 趙晁 子延 溥

郭崇 楊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承德 王全斌 曾孫



甄康延澤王  
繼濤高彥暉

趙普弟安

吳廷祚子元輔元載元辰李崇矩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

子繼隆

曹彬子璨潘美李超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廷

翰皇甫繼明張瓊

曹翰楊信弟嗣贊黨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

重進劉廷翰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讓

焦繼勳子守節劉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萬全

田景威王暉

李穀咎居潤竇貞固李濤弟澣孫仲容王易簡趙上交

子張錫張鑄邊歸讜劉温叟子華劉濤邊光範劉

張昭竇儀弟儼呂餘慶劉熙古子蒙正蒙叟石熙載子仲

立李穆弟蕭

薛居正子惟吉沈倫子繼宗盧多遜宋琪宋雄



李昉

子宗誦宗謨孫昭述等

呂蒙正、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錢若水

從弟若冲

蘇易簡、郭贇、李至、辛仲甫、王沔、温仲

舒王化基

子舉正舉元孫詔

張宏、趙昌言、陳恕

魏羽

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

子旭孫質

楊昭儉、魚崇諒、張澹、高

錫從子冕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瓚、邊珣、王明、許仲

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丕、董樞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藏

英、石曦、張勳、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謂

子延濬從子延澤

趙延進、輔超

楊業

子延昭等王貴

荆罕儒

從孫嗣

曹光實

從子克明

張暉、司超

李進卿

子延渥

楊美、何繼筠

子承矩

李漢超、郭進

牛思進

李謙溥

子允正

姚丙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通

梁迥、史珪、田欽祚、侯贇、王文寶、翟守素、王侁、劉

審瓊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繼倫

薛超丁罕、郭密傅思謙、田仁朗、劉謙李斌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璫、袁廓、樊知古郭載

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子從、王繼升子略

遠、尹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湘、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與、劉

綜、卞衮、許驤、裴莊、牛冕張適、樂崇吉、袁逢吉、韓國

華、何蒙、慎知禮子從

馬全義子知節、雷德驤子有終、孫孝先、簡夫、王超子德用

王繼忠、傅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許

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守

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子仲衍、仲游、寇準

李沆弟維、王旦、向敏中

王欽石林特、丁謂、夏竦

陳堯佐兄堯叟、弟堯咨、從子漸、宋庠弟祈

陳執中、劉沆、馮拯子行已、仲已、賈昌朝弟昌衡、從子梁炎、伯祖琰



適

魯宗道、薛奎、王曙

子益

蔡齊

從子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

父孚、子良

陳彭

年

任中正

弟中

周起、程琳、姜遵、范雍

孫子奇

趙稹、任

布、高若訥、孫沔

高瓊

子繼勳

范廷詔、葛霸

子懷

曹利用

子繼

張耆

子希

楊崇勳、夏守恩

弟守贊

狄

青

張玉

郭達

吳育、宋綬

子敏求、從

李若谷

子淑、孫壽

王博文、王

醜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戩、明鎬、王堯

臣、孫下、田况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

子欽

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

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

子景

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頡、張茂直、梁灝

子楊徽之

澈、呂文仲、王著



呂祐之、潘慎修、杜鎬、查道從兄

孔道輔子宗翰、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嵇穎、梅摯、司馬池子旦從子、李及、燕肅子度孫瑛

蔣堂、劉夔、馬亮、陳希亮

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垂、張

洞、李士衡、李溥、胡則、薛顏、許允、鍾離瑾、孫充、崔

懌、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汾子鼎、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

馬華、李虛已、張傳、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瑊、楊日嚴、李行簡、章頴

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瑱、趙賀、高覲、袁

抗、徐起、張旨、齊廓、鄭曠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吳鼎臣、吳景初馬遵、吳及、范師

李絢、何中立、沈邈

張昱之、魏權弟琰、滕宗諒劉越、李防、趙湘、唐肅子詢、張述

黃震、胡順之、陳貫子安石、范祥子育、田京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劉元瑜

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楊億弟緯 晁迥子宗 劉筠 薛映

謝泌孫何 朱台符 戚綸 張去華子師 樂黃目 柴

成務

喬惟岳王 張雍 黃儼 魏廷式 盧琰 宋搏 凌策 楊覃

陳世卿 李若拙子 陳知微

上官正 盧斌 周審玉 裴濟 李繼宣 張旦 張煦 張佶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元 魏震 張質 楊允恭 秦義 謝

德權 閣日新 靳懷德

李廸子東之 肅之 及之 王曾弟子 張知白 杜衍

晏殊 龐籍 王隨 章得象 呂夸簡子公綽 公 張士遜

韓琦子忠 曾公亮 陳升之 吳充 王珪從父 洋

富弼子紹 文彥博

范仲淹子純佑 純 范純仁子正

韓億子綜 韓絳子宗 韓維 韓縝子宗

包拯 吳奎 趙抃子 唐介

邵亢從父 馮京 錢維演從弟 易 易子 彥遠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子宗炎 從子

歐陽修子發 劉敞弟 攸 子 曾鞏弟



蔡襄、呂溱、王素從子靖、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解、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顛

鄭俠

何邴、吳中復從孫、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庠、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閻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

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元兄、劉文質子渙、趙

滋

劉平弟兼濟、任福王珪、武英、桑擇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盧鑑

李渭、王果、郭諗、田敏、侍其曙、康德興、張昭遠

王安石子雱、王安禮、王安國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挺兄、王韶子厚

薛向子嗣、章粲

常秩、鄧綰子洵、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

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顓、李參、郭申錫、傅求、張景憲、竇卞、張瓌、孫瑜、許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弟、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温

益

孫覺弟、李常、孔文仲弟、武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

之純從弟、王覲子、俊、馬默

劉安世、鄒浩田畫王同曾誕、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弟、汝霖、吳陶、張廷堅、龔夫

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馨、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弟、渙、黃廉、朱服

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

席旦、喬執中

傅楫、沈畸蕭服、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張克公、毛

注、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適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助、盧政、燕達、姚兕弟、麟子、雄古

楊燧、劉舜卿、宋守約子、球

苗授子、王君萬子、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

王光祖、李浩、和斌子、劉仲武、曲珍、劉闐、郭成、賈

崑、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趙挺之、張商英兄唐、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

國、朱諤、劉達、林攄、管師仁、侯蒙、

康恪、李邦產、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

輔、耿南仲、

何臬、孫傳、陳過庭、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宇

文昌齡子常、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卣、

沈銖弟錫、路昌衡、謝文瓘、陸蘊、黃實、姚祐、樓异、沈積

中、李伯宗、汪澥、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臬、

蔡薺、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楊

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虞策弟奕、郭知章

劉極、錢適、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昺、宋喬年、彊淵

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鷗、張根弟任

諒、周常、

何灌、李熙靜、王雲、譚世勣、梅執禮、程振、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 芷畦 述

范 毅天民 歸爾瑜上珍

同學

麟喜曾 潘乘六時御 叅訂

五代史

宋歐陽修本 凡七十四卷

梁太祖

姓朱名溫更名晃宋州碭山人父誠以五經

教授鄉里帝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

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進封

梁王弒昭哀二帝即皇帝位

末帝 名友貞太

祖四子

五代史



唐莊宗 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其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祖赤心討龐勛功拜

振武節度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拜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帝嗣立滅梁即皇帝位

明宗 名嗣源克用養子 閔帝 名從厚明宗三子

廢帝 名從珂明宗養子

晉高祖 姓石名敬瑭父臬揆鷄本出西夸從李克用征伐有功為洛州刺史帝仕後唐為太原節

度尚永寧公主尋起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命即皇帝位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子

漢高祖 姓劉名知遠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初仕晉領忠武軍節度後封北平王及

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即皇帝位

隱帝 名承祐高祖二子

周太祖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仕晉拜順州刺史為劉仁恭所殺帝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

世謂郭雀兒初仕漢為侍衛親軍都虞侯及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隱帝時鄴都留守舉兵入汴為衆

所推遂即皇帝位 世宗 名榮太祖后兄柴守禮子

恭帝 名宗訓世宗四子

附十二國

吳越 錢鏐 元瓘 弘俶 弘佐

吳 楊行密 渥 溥

岐 李茂貞 贓



前蜀 王建  
燕 劉守光

楚 馬殷  
希廣

閩 王審知  
延義

南漢 劉隱  
晟

南平 高季興  
保勗

後蜀 孟知祥  
昶

南唐 李昇  
煜

東漢 劉崇  
繼恩

希聲

希範

延翰

延鈞

朱文進

延政

從諤

保融

繼冲

景

承鈞  
繼元

遼史

元臣脫脫、生而岐嶷、初就學、即請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及長、才兼文武、儀狀雄偉、頎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士下賢、始終不失臣節、竟為哈麻所擠、以鳩死、至元中、詔修宋遼金三史、以阿魯圖為總裁、而脫脫為都總裁、遼史凡一百十六卷、阿魯圖為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輒、非刑部所當用、阿魯圖曰、廟堂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欲詳讞刑獄耳、但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須強壯言者無以應、

遼

耶律億  
阮

德光  
璟

賢  
宗真

隆緒  
洪基

延禧  
定

淳  
雅里

宋遼



大石  
燹烈  
直魯古

塔不煙  
昔速完

宋史  
元脫脫本凡四  
百九十六卷

宋太祖

姓趙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仕後唐漢周三朝贈太尉帝事周世宗拜殿前都檢點陳橋

兵變眾將擁立  
遂即皇帝位

太宗

名炅初名匡義賜  
名光義太祖母弟

真宗

名恒太  
宗三子

仁宗

名禎真  
宗六子

英宗

名曙太宗曾孫  
濮安懿王子

神宗

名頊英  
宗長子

哲宗

名煦神  
宗六子

徽宗

名佶神宗  
十一子

欽宗

名桓徽  
宗長子

後梁太祖

在位六年號  
開平乾化

後梁祖朱温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逞

其詐力遂遷唐祚其兄責曰朱三汝本礪山一民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

社稷及受晉王摧辱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諸兒非彼

敵也吾無葬地矣在位六年恣意聲色淫亂張全義家

其子欲殺不果復縱淫子婦八人入侍張王尤寵友珪

殺之亦洞於胸蓋温本盜耳一旦有天下據非所據而

躬為禽獸之行老賊萬段寧為甚乎

王建楊渥移  
檄復唐

羅隱說錢鏐  
討梁



梁震終身稱  
前進士

獻瑞麥一莖  
穗

張承業稱唐  
宮終身

劉鄩百步  
計

温既受禪。唐臣張文蔚讀冊寶已降。率百官舞蹈稱賀。温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慚不能對。後禮部尚書蘇循。朝夕望梁相。温薄其為人。敬翔李振曰。蘇循唐之賜。梟賣國求利。不可立于維新之朝。勅令循等皆致仕。温母王氏生三子。温最幼。黃巢起。温去母亡入巢黨。為盜。已歸唐。拜節鎮。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使者具道所以。然乃驚喜泣下。既至。為置酒。捧觴稱壽。因啓母曰。朱五經一生讀書。不能博一策。有子為節度使。無愧前人矣。母惻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前人也。温默然。温父為五經教授。故云。温嘗避暑張全義家。淫其婦女。殆徧。其子繼祚欲殺之。全義曰。吾為李罕子所圍。陷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此恩不可忘。乃止。諸子在外。温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尤寵。友珪婦張氏妬之。密使友珪斬關入寢殿。温驚起。友珪曰。老賊萬段。遂殺之。以敗。禮裏尺。瘞于寢殿。

後梁末帝

在位十年號  
貞明龍德

後梁末帝有志報仇。禁兵一呼。大逆授首。即都大梁。稱帝矣。夫帝本膏梁子。材非過人。棄敬翔王彥章。用趙巖。張傑等。與李存勗勁敵為難。何能自保。迨嗣源入都。國竟不守。日夜啼哭。不知所為。於是自殺。史言帝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可以存而不存。其父及之也。赤族之報。天豈恕温賊哉。向使存勗斲棺焚屍。則弒二君一后之罪。庶足以快臣民之憤。但剷室削樹而止。亦略於討惡之典矣。



錢鏐驚枕

友珪既殺父，又殺友文，自即位，改元鳳曆，止二月，末帝起兵討之，友珪遂自殺。袁象先等迎帝，帝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遂即位于大梁。敬翔知梁室已危，忽以繩內靴中，入見帝，曰：陛下不用臣言，不如死，引繩將自經。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不可。遂以彥章為招討使。彥章本村農，以驍勇著，能跣足行棘上，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捷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王為梁勁敵，獨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何足懼？已梁日削，勢不支。中都之戰，馬蹄被擒，晉王見謂曰：爾嘗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意欲活之。彥章慨然作里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殺。趙巖及德妃兄弟張傑、張漢、鼎等，依勢弄權，政事日紊，以至于亾。帝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遂殺帝。因自殺。唐主欲發溫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人已死，刑無可加，乞免其斲，以全聖恩。唐主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齊丘鉄著書  
厥字

後唐莊宗

在位三年  
號同光

李存義不  
臣唐

後唐莊宗李存勗，幼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破梁及燕，還矢太廟，以成父志。天下壯之。在位之後，荒於色，賄於貨，般於遊，淫於獵，戮忠直，侮縉紳，且舉手自矜，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故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酷好伶人，尤其素習，甚至優名李天下，躬自為之，甘蹈下流而不恥。卒弒於從謙，焚以樂器，固其宜也。

以李存賢鎮  
幽州踐手搏  
之約



孔謙賜號豐財贍國功臣

以伶人陳俊等為刺史

勅解縱五方虜

刻九經板印

初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帝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毋忘父志至是帝果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入太廟還矢焉。劉后素微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每與諸姬爭寵而自恥其家世特諱之帝乃故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呼曰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答岌而逐之以此為笑樂蓋狎習久身自為伶也。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帝嘗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于庭四顧曰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手批其頰帝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磨詰之荅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于是眾乃大笑帝喜更厚賜。唐趙在禮反于鄴命李嗣源討之帝幸關東招撫至萬勝關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莫曰吾不濟矣會優人郭從謙作亂帝為流矢所中遂殂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于灰燼之餘

後唐明宗

在位八年號天成長興

後唐明宗本胡人克用養子也莊宗既弒諸將請立使堅辭避位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亦且功名令終奈何監國之令行而通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岌縊于渭南耶然在位以來頗多善政置端明殿學士使百官轉對奏事禁四方之獻獎六畏之疏聽醫瘡剜肉之詩史稱有道焉而不知其弒王母殺諸王大節殊虧也傳子未幾即為阿三所弒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天道恢恢信夫



張憲忠義

帝稱監國。弒劉后。殺諸王。李紹真等請改國號。帝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不聽。遂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帝本武夫，不知文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書。讀多舛誤。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及馮道為之。鳳性剛耿。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帝以示羣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即舉斧斫之。應手而碎。唐澄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賢人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帝獎之。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曲盡農家情狀。人主不可不知也。」

姚洪死節

後唐閔帝

在位四月  
號應順

廢帝

在位二年  
號清泰

後唐閔帝名學士。讀貞觀政要。亦有圖治之意。奈朱弘

李敬美諫厚賞將士

昭。馮贇用事。擅易藩鎮。使廢帝疑懼。舉兵鳳翔。廢帝本

王寡婦子。明宗過平山。掠養官中。最見親愛。乃不念父

德。而弒閔帝於衛州。殺孔妃四子。暴矣。及石郎至。心膽

墮地。即攜傳國寶。登樓燒死。又何怯也。當時入洛。許軍

士緡錢。府庫枵然。括民財給之。猶然怨望。因惡廢帝而

思閔帝。有菩薩生鐵之謠。嗟乎。唐祚止十三年。而四王

三姓。慘殺相尋。何其烈哉。

張文寶不受吳餽



石敬瑭有功  
得衆心

梁震稱荆臺  
隱士

和凝署門不  
通賓客

安重榮恥臣  
契丹

朱弘昭馮贇以廢帝久鎮鳳翔欲徙之廢帝謀于將佐皆曰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遂舉兵拒之閔帝遣人弑閔帝于衛州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帝遇害慟哭半日自經而死時有司百方歛括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至后妃器服簪珥皆出之以賜軍士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廢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及石敬瑭引契丹至軍士驕悍不為用羣臣或勸帝北行帝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墮地○廢帝欲擇宰相問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姚顛有人望帝未能決因竝書其名內琉璃屏中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得文紀遂拜同平章事已石晉兵起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入相輿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我至此紀惶恐謝○宰相馬亂孫不通世務時號為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

後晉高祖

在位七年  
號天福

出帝

在位四年  
號開運

後晉祖石敬瑭明宗愛婿也借契丹兵入洛陽移唐祚罪難追矣尊契丹為父皇帝復獻幽薊十六州令山前山後四百三十二年不見天日害尤甚焉然猶數被責讓憂鬱而殂馮道背顧命立兄子出帝內政不修調鷹拒諫寇至而不知懼吁翁怒則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在哉迨德光升殿自稱大遼天子諭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而生也蒙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誰實為之耶



桑維翰諫負契丹

帝受契丹命為大晉皇帝。割幽薊涿瀋順新雲蔚羸莫武應朔媯儒寰等十六州以獻之。上尊號曰父皇。帝契丹止晉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已而晉納吐谷渾。契丹遣使來讓。帝憂悒成疾。命幼子重睿出拜馬道。使輔立馬道背顧命而立。出帝既立。桑維翰求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初景延廣對契丹使曰。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勿悔也。至是契丹主曰。致兩主失權。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契丹主召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願推戴皇帝。于是始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稱大遼會同十年。諭晉主曰。孫兒但勿憂云云。遂封帝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桑維翰形容醜。性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又鑄鐵視示人。曰。視傲則改。而他卒。以進士及第。仕晉為大臣。

沈勁死節

帝初為李氏。贅壻牧馬犯僧田。

契丹以馮道為太傅。盡載庫室以行。

後漢高祖

在位二年。號乾祐。

隱帝

在位二年。仍號乾祐。

後漢祖劉智遠。擁精銳之兵。居形勝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遂南面而正位焉。改國號漢。仍稱天福年。曰。予未忍忘晉也。議括民財。賞將士。聽李后之諫。悉宮中所有。出以勞之。中外悅服。二年而殂。隱帝嗣位。時大臣多武夫。將相如水火。帝復遊戲自如。太后切責之。欲殺邠章弘肇。太后戒不可。乃重違賢母之命。輕信羣小之謀。禍不旋踵。必然之勢也。父子相繼。不過四年。享國之短。天平人乎。



郭威温辞色  
受言將卒歸  
心

官中多恠

帝在河東富強冠諸鎮及契丹滅晉諸將勸進于是  
先正位號然後出師。隱帝時楊邠總機政王章掌  
財賦史弘肇典宿衛郭威王征伐邠素愚蔽不喜書  
生嘗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足矣文章禮樂何必介  
意弘肇亦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  
子安足用哉王章尤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握算  
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  
未幾帝殺楊邠王章史弘肇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  
兵至封丘帝遣兵拒之自出勞軍為亂兵所弑。高  
祖從弟蔡王信素驢貨好殺戮軍士犯法者召其妻  
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  
自如也。蘇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高祖嘗以生日  
命其疏理獄囚謂之淨獄逢吉閱囚無輕重盡殺之  
還報曰獄淨矣。劉銖官節度用法刻深民有犯者  
問其年幾何荅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  
執其妻裸露至以席自蔽云。

後周太祖

在位三年  
號廣順

帝自謂周郭  
叔之後

後周祖郭威嘗說劉知遠晉陽稱帝建策最多迨其後  
也。受托孤之任負震王之威因隱帝誅戮大臣知必不  
能自全不得已乘危而發至封丘隱帝為亂兵所弑猶  
迎劉贇澶州之行裂旗被體即為眾所擁立論者於此  
有怨辭焉况其碎玉器於庭不貴異物罷營田牛課能  
恤民隱不遏糴絕貢獻拜孔林善政班班載在簡冊故  
五代十三君賢者獨推後周世宗為最太祖次之其餘  
俱無足稱者。

李穀以人臣  
盡職為對



潘質宰相器

蓬鏞號邊佛  
子邊菩薩邊  
和尚

帝有削平天  
下之志

南唐孫晟以  
死報國

旌劉仁瞻之  
節

趙匡胤繁縷  
飾馬

馮道帥百官謁見帝。帝自迎春門入。帥百官見漢太  
后。因請立嗣君。太后詔迎漢主從弟贊。即位。會遼兵  
入寇。太后命帝擊之。至澶州。將士大噪曰。天子須侍  
中。自為之。裂黃旗。以被帝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贊。  
為湘陰公。乃以帝監國。尋即大位。帝悉出漢宮中  
寶玉器。碎于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今珍  
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  
鬻之。以充國用。帝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  
何為。初。梁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  
牛死。而租不除。百姓甚苦。詔悉罷之。淮南饑。請糴  
于周。帝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禁。罷四方貢獻  
珍食。謂王峻曰。朕起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  
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詔曰。朕生長軍旅  
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  
術。各具封事以聞。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  
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  
王之師。敢不拜乎。遂拜。又拜墓。命禁樵採。

後周世宗

在位六年  
號顯德

恭帝

在位六月  
仍號顯德

柴世宗幼從姑。長太祖家。以晉王而繼周祚。深知近世  
之弊。在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轉  
敗為功。南割江淮。西克秦鞏。北開關南。皆身履行陣。決  
策應機。功亦烈哉。毀佛像鑄錢。賑淮南米粟。刻木為耕  
夫織婦。置諸庭。暇則召儒臣讀前史。商確大義。五六年  
間。德威震於寰區。制作可施後世。不意中道而崩。恭帝  
嗣位半年。而陳橋兵變。點檢作天子。非周祚之甚促。實  
宋運之當興耳。



韓通一門死節

李筠伐宋死節

李重進死節

日光摩盪

錢鏐在位三十三年謚武肅

肅

按鏐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號寶

正

元瓘在位十年謚文穆

弘佐在位六年謚忠獻

弘侖在位

弘俶在位十五年

楊行密在位五年

帝自將與東漢戰于高平。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帝親冒矢石，大敗漢軍，以樊何賣戰斬之。自是將卒始知所懼。○伐南唐，取江北四州。江淮始通舟楫。○伐蜀，取秦階成州。○伐契丹，關南悉平。○時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幻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民，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淮南饑，帝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帝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即詔頒圖法，使吏民先習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田。○帝嘗于文書囊中得長三寸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命趙匡胤代之。及恭帝立，遼與東漢連師入寇，遣匡胤禦之。都下謹言，將以出軍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惟內廷晏然不知。師至陳橋驛，將士聚謀已定，擐甲執兵，直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未及對，則相與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

附十二國

五代偏方割據之國有十二焉。吳越錢鏐，臨安人也。唐僖宗時，販鹽為盜，有豫章術者謂臨安有王氣，見鏐驚曰：此其人矣。後以討黃巢，平董昌，功封越王。又封吳王。保據浙江，射潮築塘，改所居城為衣錦軍。梁封吳越王。子元瓘嗣，勤著績。天顯無傷。子弘佐嗣，克遵先志。弘侖繼之。值胡進思作亂，廢弘侖而立弘俶。俶能除去亂臣，兄弟無間。至太平興國二年，入朝，封淮海國王子孫。多為顯官。吳越，以吳楊行密合肥人也。唐淮南節度使。



渥在位二年

隆演僭號武

義凡十三年

溥僭號順義

乾貞太和天

祚凡十六年

李茂貞在位

三十八年謚

忠敏

王建僭號武

成永平通政

天漢光大凡

廿八年

衍潛號乾德

咸康凡七年

劉守光僭號

應天凡六年

馬殷在位三

十三年謚武

穆

希範在位二

年

希範在位十

五年謚文昭

希廣在位四

年

希萼在位一

年

希崇在位一

年

進封吳王建國楊州子渥嗣凌蔑舊章徐温等兵諫不  
 從既而弑之立弟隆演弟溥繼之僭稱帝遷金陵為徐  
 温子知誥所篡吳亡岐李茂貞即宋文通博野人也擊  
 黃巢破朱玖功拜鳳隴節度使賜姓名後舉兵兩犯京  
 師加尚書令封岐王後唐改封秦王子從暉嗣為鳳翔  
 節度使岐亡前蜀王建舞陽人也田令孜養子僖宗被  
 令孜劫遷建從行棧道功拜四川節度使進封蜀王梁  
 滅唐建亦稱帝子衍嗣中官用事酒色薰心後唐伐之  
 衍輿襯啣璧出降蜀亡燕劉守光樂壽人也唐盧龍節

度使劉仁恭之子丞父妾囚父殺兄自為節度使乾化  
 元年僭稱帝晉王存勗伐之擒其父子凱歌入晉陽先  
 斬守光刺仁恭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燕亡楚馬  
 殷鄆陵人也唐武安軍節度使五代梁唐封楚王子希  
 聲嗣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唐明宗以為節度使父喪不  
 哀日啖五十鷄希範仍嗣楚王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  
 而身居其中曰身一龍也尋卒希廣繼之希萼弑廣自  
 立荒淫暴虐國人囚之而立希崇亦縱酒無度臣民不  
 附為南唐李景所并楚亡閩王審知固始人也唐福建



王審知在位三十四年謚忠懿

延翰在位一年

延鈞僭號龍啓永和凡十年

繼鵬僭號通文凡三年

延義僭號永隆凡六年

延政僭號天德凡四年

劉隱在位十年

龔僭號乾亨白龍大有凡

廿五年

玠僭號光天凡二年

晟僭號應乾乾和凡十五年

年

張僭號大寶凡十五年

高季興在位廿二年謚武信

從誨在位二十年謚文獻

保融在位十二年謚貞懿

保暉在位二年

年

年

觀察使王潮之弟潮卒審知代之進封瑯琊王梁封閩

王子延翰嗣一日繙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示將

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自稱王弟延鈞弒之自

立僭稱帝子繼鵬之自立無道亦被弒叔延義嗣淫

虐尤甚朱文進弒之自立延政討之延政者延鈞之弟

天福八年稱殷帝於建州者也未暇徙都而南唐攻滅

文進延政亦窮蹙出降閩人南漢劉隱上蔡人也唐廣

州刺史劉謙之子梁封南海王弟龔嗣僭稱帝置蛇牢

水獄以罪臣民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吻

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子玠嗣墨衰飲酒裸男女以為

戲弟晟弒之自立亦無道子張嗣作燒煮剝剔刀山劔

樹之刑令罪人鬪虎抵象賦歛繁重作諸淫巧日費數

萬金暴虐尤甚宋太祖聞而駭口吾當救此一方民命

潘美伐之執至京師封恩赦侯南漢人南平高季興陝

州人也梁宋州刺史進封渤海王後唐封南平王子從

誨嗣時南漢諸國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故

人謂之高賴子子保融嗣性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

勗及卒保勗請命於宋宋授以節度使傳子繼冲至乾

年



繼冲在位一年

孟知祥僭號

明德凡三年

趙僭號廣政

凡三十一年

李昇僭號昇

元凡十年

景僭號交泰

中興凡十八

年

煜僭位十一

年

德元年入朝。仍授以荆南節度使。南平人。後蜀孟知祥。

邢州人也。晉太原尹。後唐封蜀王。尋僭稱帝。子昶嗣。驕

奢無度。穢器俱裝七寶。好為搢擊之事。母李賢妃。妻花

蕊夫人。諫之不聽。宋遣王全斌伐之。昶舉族至汴。待罪

闕下。封秦國公。後蜀人。南唐李昇。徐州人也。自言唐憲

宗後。為楊行密所得。賜徐溫為子。命名知誥。楊溥稱帝。

知誥為相。封齊王。天福二年。滅吳。據其地。復姓更名。改

號南唐。僭稱帝。子景嗣。周世宗伐之。急去帝號。尋復改

元。遷洪州。子煜嗣。仍居金陵。善屬文。工書畫。是為李後

主。後貶國號曰江南。宋命曹彬伐之。煜乞緩師。太祖曰。

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所。豈容他人鼾睡。

遂克之。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南唐人。東漢劉崇。漢高祖

劉知遠之弟。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遇害。謀舉兵。郭

威迎立其子贇。恐崇疑已。因自指其頸。給曰。自古決無

雕青天子。幸無我疑。崇信之。乃罷。及威自立。崇遂稱帝。

於太原。子承鈞嗣。用五臺山僧。花腹山道人。以理國政。

事多矯揉。一傳即滅。繼恩繼元甥。嗣舅宗。宋太宗親征

并州。繼元迎降。封彭城公。東漢亡。

劉崇僭位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

會凡十四年

繼恩僭二月

繼元僭號廣

運凡十一年



附遼

耶律億僭稱  
太祖號神冊  
天贊天顯凡

十九年  
德光僭稱太

宗號會同大  
同凡廿一年

阮僭稱世宗  
號天祿凡四

年  
景僭稱穆宗  
號應曆凡十

八年  
賢僭稱景宗  
號保寧乾亨

凡十四年

隆緒僭稱聖

宗號統和開

泰太平凡四

十九年

宗真僭稱興

宗號景福重

熙凡廿三年

洪基僭稱道

宗號清寧咸

雍大康大安

壽隆凡四十

六年

延禧僭稱天

祚帝號乾統

天慶保大凡

廿五年  
淳僭稱天錫

遼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蓋自奇首至德祖。已八世。世屬契丹。德祖生耶律億。才墮地。體即如三歲兒。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者。雖幽齡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能關弓三百斤。德祖死。億遂建國。破室韋諸部。伐河東河北。略地至薊。與唐李克用盟。拔劉仁恭於燕。因以偏師討東北諸部。及女直之未附者。於是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國。廟號太祖。子倍讓位於弟德光。德光立。頗

疑之。倍曰。吾當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即日攜美人載書浮海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已而德光滅唐立晉。改國號遼。縱騎四出。以牧馬為名。死即剖腹實鹽。謂之帝羝。倍子阮立。述軋弑之。德光之子璟繼。嗜酒無度。周世宗伐之。阮子賢立。與宋太宗戰於高粱河。傳子隆緒。冲年踐祚。歸其權於母蕭太后。復號大契丹。大舉入宋。有瀋淵之役。子宗真嗣。國富兵強。乘宋有西夏之擾。言關南地富。弼以榮辱獻納之說爭。而和好復定。子洪基嗣。酷好浮圖。歲齋僧三十六萬。復國號遼。宋使韓縝割



帝號建福  
定號德興共  
三年

雅里號神曆  
大石僭稱天  
祚帝號延慶

康國凡廿年  
塔不煙僭號

咸清  
懿烈僭稱仁

宗號紹興凡  
十三年

普速完僭號  
崇福

直魯古僭號  
天禧凡三十

四年

地界之。延禧以孫繼立。宋徽宗遣童貫結好女直。相約  
來攻。取燕雲。延禧走夾山。謀奔西夏。為金人所擒。凡九  
世。共二百二十年。宗真之孫淳。即位南京。號北遼。傳定  
及雅里。年數未詳。西遼大石。億八世孫也。以進士上第。  
官翰林學士。尤善騎射。稱文武全材。因遼亡。建國於起  
思漫。又遷虎思。廿年而歿。蕭后塔不煙。稱制七年。號感  
天皇后。子懿烈嗣。命妹普速完。權國十四年。號承天。皇  
后。懿烈之子直魯古繼之。為乃蠻所滅。又五世。計八十  
八年。

宋太祖

在位十六年號  
建隆乾德開寶

詔修前朝諸  
陵

禁火墓

置義倉于州  
縣

宋太祖趙匡胤。亂逢機。遘會以有天下。身上黃袍。豈一時  
猝得。袖中禪詔。亦平日夙成。周主太后。命毋驚犯。同漢  
唐之義。彬伐江南。戒勿暴掠。似湯武之仁。豁達大度。推  
心置腹。以至削平諸國。所向有功。陳搏聞帝即位。曰。天  
下自此定矣。赤光異香之夜。即嗣源焚祝之期。豈非天  
哉。臨終禪位。疑授受之際。不得其正。夫灼艾分痛。曾幾  
何時。而忍為此燭影斧聲之說。出自湘山野錄。其不足  
盡信也夫。



幸武成王廟  
去白起像

洞開諸門如  
我心

五星聚奎

賜九經白鹿  
洞

親試貢士分  
三甲賜瓊林  
宴

太祖

太祖為諸將所擁，上馬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即肅隊而行。及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遣曹彬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南漢劉鋹降，賜以卮酒，疑有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後唐明宗在宮中焚香祝曰：「我胡人，因亂為眾所立，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夕，帝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太宗有疾，帝親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李燾采湘山野錄，謂太祖召太宗入禪，其夕遙見燭影下有斧聲，遂令宋家兄弟有千古不決之疑。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乾德四年鑄者，恠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學士竇儀答曰：「此必蜀物，昔王衍有此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士。」

宋太宗

在位廿二年，號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

宋太宗承太祖以太后顧命舍子而立。三年收吳越。四年滅北漢，天下一統，盛矣。太祖嘗言：「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太祖待帝之心甚厚，而帝待太祖之子甚薄。何也？金匱渝盟，雖趙普已誤，再誤之言，啓之而背母負兄，一弟二姪，俱罹非命，即抱哭癡兒，亦何以塞公議耶？當日母子托命，共保富貴之語，帝心不滿。宋后已久，至后崩，不為成服，秉心維忍矣。然御極以來，仁恕恭儉，史臣非盡誣也。



曲宴賦詩

杜太后臨終，囑太祖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普即為誓書，藏之金匱。○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已而德芳亦歿。光美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論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光美遂安置房州，尋卒。○初，太祖臨崩，帝入，宋后呼曰：母子之命俱托于官家。帝泣曰：共保富貴無疑也。○帝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寇準請立儲，帝曰：孰可？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帝俛首久之，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

種放裂佛經為幃帳

賜九經于學校

除農器稅

田錫焚疏

王曾捕飛帽妖言

宋真宗

在位廿五年，號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

宋真宗寬仁慈愛，為繼世賢君。契丹入寇，能黜王陳之計，任寇準之謀，親征和解，南北弭兵，可謂明且斷矣。準自伐其功，王欽若因譖之。帝之怏怏，所自來耳。至欽若以封禪啓其雄心，堯叟以經義相與附和，天下遂爭言符瑞，不意寇準亦以天書入相，所謂不學無術，其信然乎。時妖妄如戲，制作紛紛，五鬼比而熒惑，假令李沆在，帝必不然。然挽臨終之危機，猶幸有王曾、魯宗道二人也。







初置武舉

四賢一不肖

詩

富弼焚家書

歐陽修進册

竟論

枯竹生笋

王安石上萬

言書

劉隨號水晶

燈籠

雨赤雪

同日無雲而

震者五

范仲淹兼知延州。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范雍。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不避權貴，人謂鐵面御史。王德用為樞密使，契丹使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包拯性剛直，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北使來聘，見之拱手曰：真天下異人。韓琦、范仲淹為陝西使，邊上謠云：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契丹求關南地，富弼如契丹，反覆陳其不可，言北朝得地為榮，南朝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議及結昏，又卻之。議及增幣，契丹主曰：既增我幣，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其弟乎。然則為納何如。弼亦不可。契丹乃遣使來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與之，和好遂定。歐陽修知貢舉，裁抑時文，復古體。狄青破智儂，高廣南平。尚美人有寵，與郭后爭，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頰，帝大怒，以爪痕示呂夷簡。夷簡素惡后，以漢唐故事為對，遂廢之。

宋英宗

在位四年 號治平

劉敞進讀史

記

宋英宗召入東宮，肩輿就道，行李蕭然。先戒其家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同曹太后臨朝，宦官簧舌，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撤簾還政，後屢議濮王典禮，論說紛紛，終無定見。曷若尊稱皇伯父，使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幾微之失。於所生極尊崇之道，為允當乎。帝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凡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後世咏歌至德，亦云盛矣。

司馬光修通

鑑



登瀛抱槩

帝初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  
 太后猶未釋然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  
 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  
 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  
 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獨稱舜為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親不慈而子孝乃為可稱耳帝遂  
 感悟温成即仁宗所寵張貴妃。太后猶臨朝韓琦  
 問太后何日撤簾還政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  
 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也。議典禮  
 司馬光曰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服可  
 降而名不可沒宜稱親廷議紛紛不若明道先生以  
 當稱皇伯父云云者最為允當。歐陽修四歲而孤  
 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畫地學書一  
 日謂修曰汝父為吏嘗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  
 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  
 猶失之死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  
 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服其語終身

韓琦請建儲  
張方平進筆

初封太祖後

宋神宗

在位十八年  
號熙寧元豐

宋神宗孝友謙抑將大有為慕堯舜而用王安石使變  
 更成法以壞天下韓琦疏入曾罷青苗矣鄭俠圖上曾  
 罷十八事矣即暫免安石而仍用韓呂則安石實未嘗  
 免也安石復相令韓縝割地界遼用欲取姑與之策以  
 祖宗七百里地輕以與人終宋之世何能取償尺寸哉  
 迨民怨日叢外患日熾帝亦終夜不寐遶榻而行晚矣  
 要之以國事任安石病在心腹也以邊事任李憲病在  
 四肢也。宋之禍不自帝始耶

罷齋祠廟

司馬光王安  
仁理財之辨



吳奎進治說  
三篇

王安石眼多  
白甚似王敦

張士遜草聖  
本朝第一

賜孝子徐積  
謚節孝先生

蘇洵辨奸論

賜蘇軾金蓮  
歸院

太后賜社飯

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倉糴本散與人戶令出  
息二分春散秋歛曰青苗法蘇轍言錢入民手雖良  
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鞭箠  
必用恐州縣不勝煩矣○時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  
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  
竝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安上門監  
鄭俠乃繪所見為圖密疏以奏帝觀圖寢不能寐翌  
日命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請  
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鄭俠獄○安石薦韓絳呂惠  
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詔宦官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我師敗績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  
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  
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  
是果驗後雍卒賜謚康節

宋哲宗

在位十五年號  
元祐紹聖元符

宋哲宗冲年嗣位太后臨朝庶事修舉及親政罷蔡確  
相司馬光新法害民者次第更之光之力也不幸光卒  
而程頤蘇軾劉摯等以私忿相爭分洛蜀朔為三黨矣  
夫元祐改紹聖由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楊曾終於章  
蔡以安石為聖而思紹述之耳仍用新法罪元祐諸臣  
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予也廢孟后立婕妤  
是夫不夫也夫國之所以存者三綱耳三綱絕而金狄  
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



胡宗愈進無黨論

程顥言新法吾黨激成

王珪三百宰相

日食雲霧不辨  
久入輿鬼

湯張商英商

霖二字

立八行取士科

幸蔡京第主

婦上壽稚子

幸衣

蔡京父子各

立門戶

童貫載馬植

歸始圖遼

宣仁太后臨朝號女中堯舜。洛黨程頤為首。朱光庭賈易輔之。蜀黨蘇軾為首。呂陶等輔之。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甚眾。各樹朋黨。相為訾議。惟呂大防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畏之。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諫之。楊畏留布先後上疏乞紹述先政。遂改元紹聖。章惇蔡卞居要地。協謀報復。追貶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等。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等。及諫臣范祖禹劉安世等。貶文彥博程頤王珪韓維等。劉捷仔恃寵譖后于帝。章惇附之。遂廢后為仙師。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後得疾。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為條其便宜甚悉。尋卒。光嘗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

宋徽宗

在位廿五年。號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宋徽宗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因之以竄其奸。故一惑於新法。則封釘王父子。從祀孔廟。二惑於報復。則立黨人碑。三惑於培克。則括民田。收經制。免夫錢。四惑於玩好。則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五惑於神仙。則上玉皇徽號。受冊為教主。王道君。以至大承告也。黑眚見也。男孕子也。女生髭也。狐升御座也。百姓怨懟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背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開邊釁。封昏德公。殂五國城。何非自作之孽歟。



都下宛若山  
林波澤

幸王黼弟觀  
芝

李翼罵賊死  
節

傳察使金死  
節

林摠不識甄  
盜字

龍見于京師

帝謂蔡京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盡死。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覲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結怨于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開邊釁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願陛下殺此六賊以謝天下。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籍元祐諸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人為奸黨刻石端禮門并刻石州縣石工安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朱覲領應奉局花石綱于蘇州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時謂東南小朝廷。帝約金滅遼尋為金虜封昏德公殂于五國城。清谿民方臘左道惑眾適吳中困于花石之擾比戶致怨臘乃陰聚遊手之徒以誅覲為名陷建德等處後遁還清谿韓世忠擒殺之。淮南盜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江湖轉掠十郡張叔夜擊降之。

宋欽宗

在位一年  
號靖康

何灌死節

張確死節

王真負御容  
死節

張克戡死節

劉翀死節

宋欽宗為金人所迫欲幸鄧襄李綱拜泣邀止治守戰具乃有李邦彥梗之質構於金金既撤圍綱料入冬必南力條秋防又有耿南仲嫉之出綱於外夫李綱捍國种師道勤王金人雖強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烏能久乎而竟罷綱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屈志買和六丁六甲笑談兒戲遂至六宮舉族盡遭北轅余甚嘆帝之不能知人善任自速死亡之禍及京師陷曰宰相誤我父子嗚呼晚矣



霍安國一門  
死節

歐陽珣忠義  
報國

陳東擲登聞  
鼓

天狗星墮有  
聲如雷

華長數丈北  
拂帝座掃文  
昌

欽宗

神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經過敵營金人懼  
遣使問違誓之故乃罷綱以謝金人。李邦彥善謳  
謔自號浪子人謂浪子宰相。以郭忠為成忠郎選  
六甲法以禦金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敵攻  
益甚忠笑談益甚曰非至危吾師不出及京師陷帝  
大慟曰不用神師道以至此遂如青城奉表請降還  
宮士庶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  
不流涕。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遂以太上皇太后  
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妃康王夫  
人邢氏等北去又以帝及后太子妃嬪宗室并秦檜  
等北去府庫蓄積為之一空。邦昌僭位四十日及  
金人退自去帝號詣闕伏罪高宗正位貶潭州賜死  
。李若水從帝如青城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大  
哭金人擊之罵不絕口而死金人曰遼亡死義者多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金人欲相學士劉幹幹歸書  
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即酌卮酒縊死金人歎其忠  
徧題窓壁以識其處凡  
八十日始斂顏色如生

### 五代史

司天

五代初因唐之故用崇元曆至晉司天馬重績始更造  
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  
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歲首蓋唐建中時  
術者曹士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  
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于民間而重績乃用  
以為法遂施諸朝廷賜號調元曆纔行之五年輒差不  
可用卒復用崇元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  
明元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蜀又有永昌曆正象曆  
唐有齊正曆五代之際曆家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  
非古明元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  
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于其國今亦不復見自周  
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于  
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于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  
為四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  
改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

五代史

七

土



其大體遂從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職方

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蜀北  
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  
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  
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  
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  
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  
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  
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  
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  
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與因之此中國  
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至周末而閩巴  
先亾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劔以南  
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七州爲楚自浙  
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  
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

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梁

敬翔

翔從太祖温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營職温破徐州得時  
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妻也温以妻翔翔時已  
官金鑾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温起居出入臥内翔患之  
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于賊乎尚讓王家宰相時溥  
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温故謝  
而止之劉別置典謁交結藩鎮爲温寵信每言事多得  
請不下于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

寇彥卿

温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  
至拆屋爲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  
亂朱温使我至此時昭宗四顧陵廟徬徨不忍顧左右  
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娠將媿昭宗遣人告  
温乞留待冬行温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  
一日留也彥卿至即日逼上道

羅紹威



紹威初起魏博為唐藩鎮已乃事朱溫溫篡唐威與謀焉溫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溫喜曰昔蕭何為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為通譜系序昭穆因集自所為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因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為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王師範

朱溫圍天子于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王師範泣請兵于楊行密因斬梁將婁敬思等已溫篡遣人就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于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宗戚飲別謂使者曰死人所不免然懼少

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少長以次起就戮坑所聞者憐之

王彥章

晉取鄆軍聲大振末帝召彥章至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聞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陽置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彥章酒半佯起更衣則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令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裁三日云

溫韜

韜起羣盜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復叛降梁為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陵最固韜從堦道下入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有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韜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莊宗不誅明宗入洛始賜死

鄭珪



珽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  
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  
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顧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珽俛首  
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唐

敬皇后

后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自五六歲  
時為裨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色莊  
宗嬖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召袁建豐驗之  
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護女主者然劉時方與諸夫人  
爭寵正欲以門第相高見叟大怒曰妾去鄉時妾父不  
幸死于亂軍妾環尸慟哭而去安從得此田舍翁徑答  
劉叟逐之去

郭崇韜

莊宗之軍于朝城也段凝軍臨河梁雖失德勝而我軍  
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名諸鎮兵欲圖大舉唐諸  
將皆憂懼請棄鄆而以河為界莊宗問崇韜崇韜對曰

陛下興兵來十餘年矣今天號已建人望成功而乃得  
一鄆不能守雖欲指河為界誰復為陛下守者臣自康  
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亾之時願陛下分兵守  
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直搗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  
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莊宗即日下令軍發八日而滅梁崇韜位兼  
將相深以盛滿為懼而性公嚴不為權近所喜讒頗入  
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人曰郭崇韜眉頭不展  
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昔我與梁對  
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深居宮蔭  
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逸豫為慮不  
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可使繁  
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自是讒愈入卒賜死

李襲吉

梁晉構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  
為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温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  
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使



吾得之，是虎而翼也。温使敬翔作荅書，而工不及襲吉。或云襲吉唐相林甫後。

蕭希甫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為袁象先巡官，意怏怏，乃棄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為叅軍。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即位，求天下隱逸士，擢希甫知制誥。已忤宦人，復斥為駕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青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死，妻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譏之者，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世傳為笑云。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援臂善射，每戰身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飛。晉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為李存信所構，遂背晉歸梁。梁人復歸晉，自陳于晉，有功無過，為存信讒搆，以至此。克用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取車裂之，以殉。然惜其才，悵恨久之，為不視事者十日。

周德威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爵刺史。梁驍將陳章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求周陽五，必生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他日戰，身自微服，雜卒伍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佯退，伺其過，輒揮鐵鎚擊之。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王。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八戰，嗣源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宗喜其勇，優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宗至萬勝鎮，登道旁冢，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莊宗益不悅，為徙石橋，酒酣相持慟哭。莊宗既崩，行欽被執，嗣源見罵曰：吾見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爾？遂斬于市。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辛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



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新磨一日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出一犬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本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光，同銅也。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管職，一切以法從事，卽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爲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泣曰：「臣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讐，今爲王惜。」

庫物而死，死無恨矣。太后聞名，莊宗聞名，懼乃酌兩卮，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吾已答之，乃解。」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而莊宗議卽帝位，承業力諍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卽元兇旣殄，使唐子孫在，孰敢當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王今自取之，悞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爲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爲？」竟卻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鶴，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入。



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毋使重誨知也卒賈禍

李憚

憚工文詞仕唐為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憚作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和凝

凝少舉進士為梁節度使賀瓌從事瓌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眾皆散獨凝隨之瓌還顧見凝麾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寧惜死乎已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乃得免瓌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事之因妻以女

任圜

明宗朝圜為門下平章時方擇宰相圜屬意李琪而安重誨薦崔協圜爭之帝前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為沒字碑臣以不知書悞蒙採擇相位

有幾以臣一人取笑足矣豈容更益已又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蜚蜋之轉也已竟相協人皆嗤之

姚洪

洪事唐為指揮使嘗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已敗被執璋謂曰爾昔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反耶吾能為國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燃錢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烹之洪至死罵不絕明宗聞為之泣下

王弘贄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州刺史王弘贄宿將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主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即欲興復其誰與我于是奉帝居州廨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酒大驚墮地弘贄曰此酒家也願



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弘贄子  
齏為路王。賁鳩酒至。亦令酒家獻之。愍帝飲不疑。遂殂。

晉

張允

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救諭以獻。略云。假有二  
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所以  
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勸。以為  
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教民為惡也。且天  
道福善。禍淫。若舍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喜人為惡也。  
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葛從簡

從簡事晉為都指揮使。嘗中流矢。鏃入髀。命工取之。工  
云。須鑿骨。簡遠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叱其亟鑿。環  
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  
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簡欲得之。即遣二卒  
往謀刺取。率夜入。伏隱處。見其人夫婦如賓。乃私歎曰。  
欲奪其實。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  
卒去。不知所之。

馮后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為帝叔重胤妻。重胤早卒。馮寡居  
有色。帝悅之。時高祖敬瑋梓宮在殯。帝竟冊為后。是日  
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導后至御庄。見于高祖之影殿。  
羣臣皆賀。帝顧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  
臣出。帝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醞而告曰。皇太后之  
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  
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如。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徹外  
殿。

楊光遠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之。  
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稽首。呼德光曰。皇帝  
悞。光遠耶。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紙錢祭天  
地。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已卒。見殺。光遠  
既病禿。而妻足又跛。時人為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  
跛腳皇后。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于京師。以松為左丞相。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至，諭百官嘗受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松以手撫其胷，為引郭子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傳笑。

漢

昭聖太后

隱帝好遊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已議誅楊邠等，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亾。

史弘肇

弘肇事高祖，為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麾下少忤意，立搃殺之。民有抵罪者，弘肇但示吏三指，即腰斬。時太白晝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

李守貞

守貞既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兵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善蒲博，以道為譏，已覩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

城，較其多寡，勝敗可知也。」威大悟，乃以遲久困之，困踰年，守貞食盡，遂敗。

王凝妻

凝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歸。道出，開封，止旅舍，舍主人疑之，不許留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併污吾身，竟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于朝，詔答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周

王朴

朴事世宗，為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略云：「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可飛書召之，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為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



攻然不足為邊患也世宗得書益奇之未及試其後宋  
興諸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  
曆學其法皆傳于世

馮道

道歷事唐晉晉滅又事契丹朝于耶律德光德光問曰  
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  
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太傅一日問曰  
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佛出世也救不得  
惟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賴道一言力也  
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旻乃切諫世宗  
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唐太  
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眾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  
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旻竟敗旻終道世  
止一諫而言不酬

十二國 參宋史

吳越

梁朱溫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客有勸鏐拒命者鏐  
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遂受之已遣吏進表于梁梁祖

問吏曰鏐平生何好對曰他無好惟好玉帶名馬梁祖  
曰真英雄也因賜玉帶御馬鏐子元瓘初質于外已歸  
國鏐病臥召諸大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  
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曰元瓘數征伐最有功諸子莫  
及請立之于是鏐乃出筦鑰數篋召瓘授之曰諸將許  
爾矣瓘遂立瓘善為詩然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  
火燒其宮室殆盡但元瓘所避處火輒隨之瓘懼因病  
狂尋卒錢氏兼有兩浙自鏐世即重斂其民以事侈  
僭下至鷄魚卵殼亦家至而日取之每拘一人至責其  
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  
量答之餘即以次唱而答之少者積數十多者至答百  
餘人不堪其苦已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  
宋祖每謂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尋入朝國滅

吳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  
淮徐既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為目  
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  
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我業成而喪明是天



廢吾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  
人喜急名延壽，延壽至，行密迎至寢門，刺殺之，卽出嫁  
朱夫人，而執斬仁義。

岐

朱溫圍鳳翔，旣逾年，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  
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  
汝安得食？人肉斤直百錢，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  
人肉賤于狗，昭宗時，于宮中設小磨，令宮人自屑豆麥，  
以供御膳，宦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謂茂貞曰：「朕  
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  
乃斬全誨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是時諸侯  
強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  
薄，下令搃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謂其可爲炬也。一優  
謂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贖，有  
田千頃，竹千畷，懼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頗以此德之。」  
前蜀

王衍年少荒淫，委政宦豎，時蜀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  
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

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  
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后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爲醉粧，國中入皆效  
之，嘗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也。  
自作日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官人  
和焉。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  
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  
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命宦者向延嗣盡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  
以一國迎降，反用爲僇，天道不遠，能克終乎？」時衍妾劉  
氏鬢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國喪家亾，義  
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弒。」

南漢

劉鋹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胡子  
自言玉皇降身，鋹于內殿設帷帳，陳寶貝迎之，胡子尅  
遠遊，冠衣紫霞，襟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爲太子，皇帝胡  
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自是芝菌  
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



步而仆胡子皆以為符瑞國尋滅先是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龔因採飛龍在天之義名龔及是而龔澄樞覆之。 銀性機巧有口辯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精巧以獻太祖太祖以示諸工官無不駭伏者因嘆曰使銀移此精思用之治國何至滅人太宗嘗宴近臣銀與焉輒進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上大笑其善詼諧若此

後蜀

孟昶國亡歸宋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後卒李氏不哭第以酒酬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羞吾所為忍死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為遂不食死母初入國上甚優禮之呼為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歸母

南唐

李煜既歸朝太宗嘗觀書崇文院召煜與劉鋹使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家舊物自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先是煜在國其妓妾嘗染碧

色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天水為趙徵也

北漢

劉繼元既降太宗遇之加禮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卻正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懦若有遠識則國不亡矣此正可傷愍何反戲侮劉繼元今為降虜朕待之若賓客尤恐不慰其意也

外國

契丹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喜賓客好飲酒工画頗知書其歸中國也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假得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述律者契丹阿保機妻突欲母也多知而恐阿保機死乃悉召其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為寡婦矣汝輩豈宜有夫遂



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思溫以材勇為保  
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墓所。思溫不肯行，  
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  
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以子幼國中多事，故未能  
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  
德光時，邠陽令胡嶠嘗從蕭翰入契丹，記其道所經  
處甚悉。姑撮其異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至登天嶺，嶺  
東西連亘，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極。契丹人謂嶠曰：  
「此辭鄉嶺也。」可南望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  
復甦。又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淀地氣最溫，人苦大寒，  
則就溫于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  
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似翠，可愛。又十  
餘日，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  
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  
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幾  
百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時得種，以牛糞  
覆柵種之，結實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至裏潭，始見  
柳，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即

飽，自是入大山，行二十餘日，見有室屋，碑石，是為陵所。  
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  
始開，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秘不語。」距契丹東至海，有鐵  
甸，其地水鹹，濁色如血，澄之，始可飲。又東為女真，善  
射，嘗作鹿鳴，呼鹿出射，食其生肉，能釀麋為酒，醉則  
縛之，睡醒而後解，不則殺人。北而又北，為牛蹄突厥，人  
身牛足，土多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  
底嘗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髦首，善射，  
遇人輒殺，而生食之。為諸國所畏，契丹五騎遇一韃劫  
子，則皆散走。又北為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為犬  
嗥，其妻則人也。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嘗  
有華人至其國，妻憐之，使逃歸，與筋十餘條，每走十餘  
里，遺一筋，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復追則不  
及矣。自鐵甸以下，皆契丹人語。嶠者謂契丹嘗選百里  
馬二十疋，遣十人齎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行一年，  
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北佗夷者，尤頑傲，父母死，以  
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骨焚之，  
醕而咒，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



得後為契丹所併

于闐

晉天福三年遣張匡鄴高居晦冊于闐國王李聖天為大寶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晦為記其尤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珠珠之美者一珠易一良馬又西至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涉醜磧其地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甑可止渴又西度陷河伐柳置水中乃渡不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九千五百里矣于闐主李聖天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南三千里曰玉州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河源出此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物

遼史

行宮

大漠之間多寒風其人不宮室轉徙隨時車馬為家人主因宜為治春冬違寒秋夏避暑隨水草就畝魚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所名曰捺鉢春捺鉢曰鴨子河其地四面皆沙塢多榆柳杏林國主以正月上旬至其地時天鵝未至則卓帳冰上冰既泮則偵鵝者于有鵝處舉旗探騎即馳報國主則冠巾時服于上風望之報至輒鳴鼓驚鵝鵝騰起則圍騎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東青鵝拜授國主放鵝鵝擊鵝墜近侍即舉錐刺之國主得頭鵝則以薦廟羣臣獻酒果致賀徧插鵝毛于首以為樂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山東北三百里有金蓮子河其地西山有清涼殿則避暑納涼地也秋捺鉢曰伏虎林林舊有虎據傷居民畜牧景宗一日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其地多鹿每夜將半鹿出飲鹽水則令獵人吹角效鹿鳴以呼鹿既集則射之謂之祗斂鹿冬捺鉢曰廣平淀

遼史

四

十一



其地坦夷多榆柳冬月稍煖國主牙帳多于此坐冬牙帳以槍為硬寨槍外小羶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園中有省方殿壽寧殿皆木柱竹椽以羶為蓋綵繪鞞柱錦為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地障牕榻皆羶為之傅以黃油絹其宿衛則用契丹兵四千日輪番祇直每歲四時周而復始有政事則隨地聽之

地理

東京之仙鄉縣相傳其地有仙人白仲理能煉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故名仙鄉又有鶴野縣即渤海鷄山縣也昔丁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忽化鶴來歸集華表柱以味畫表云有鳥有鳥下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 薊州之玉田縣本春秋無終子國相傳洛陽人雍伯性至孝父母沒葬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田又蔚州有飛狐縣本名廣昌相傳有狐于紫荊嶺食松子五粒成飛仙因改飛狐事在隋仁壽元年

禮

立春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為幟像龍御之或為蟾蜍書幟曰宜春 人日則煎餅食于庭中謂之薰天 重五日膳夫進艾糕以五綵絲為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為人形替之謂之長命縷 重九日國主率羣臣部族射虎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為羶鹿舌為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禱禳 冬至日國人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國主則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言國人魂魄其神司之山甚嚴非祭不敢近

轄底

轄底者耶律億之叔父也億將即位讓轄底轄底不敢當及億即位輒誘刺葛等作亂億既獲之問曰朕初讓叔父叔父辭今反欲立我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盛覺與凡庶異故心動耳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億顧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迭次日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及臨刑億謂曰叔父罪當死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幸悉言



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易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

蕭韓家奴

韓家奴字休堅少讀書南山博涉經史而操誼端恪重熙中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家奴對曰臣無他聞向典栗園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蓋借粟以諷治也

蕭文妃

天祚溺于遊畋疎斥忠良金兵日逼文妃憂之爲作歌諷諫歌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夸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劔佩鳴于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良兮罰不明親戚竝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牙爪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卒以讒死妃小字瑟瑟

宋史

五行

宣和中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睂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棒自衛亦有託之以作過者如是二歲乃息未幾北征事起召金人之禍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淳熙中番禺南鄉婦產一子肘各有三臂及長與人鬪則六臂竝運熙寧中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黑色如炭政和中建州境內竹生米獲之可數千萬石乾興初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興州竹有實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是時民共取以作食占曰歲將大飢熙寧中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賤紹興八年太康縣大雷雨下水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淳熙五年江陵府郭外羣鼠千萬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死者無算慶元初鄱陽民



家有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  
殺猫而鼠舐其血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  
百二十四兩建隆二年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出方二  
丈三尺重七千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  
變為瑪瑙尚方取之為寶帶器玩甚富慶元二年吳縣  
金鵝鄉銅錢二萬忽自飛是年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  
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光病熱者對之心骨  
生寒未幾雷震碎熙寧元年諸路數震有一日十數  
震者有震踰半年不止者慶元二年黃巖縣有山自  
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為  
淵潭云

選舉

神宗朝用王安石議欲盡廢明經諸科復古三物賓興  
之典蘇軾上言略曰得人在知人在責實使君相  
能知人能責實即胥史阜隸未嘗無人如必設立科名  
以求人是率天下而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  
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惡衣菲食敝車羸馬者接踵至  
矣自文章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詩

賦策論均無用也然而祖宗以來莫之廢何者設法取  
士不過如是而已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  
則忠清強介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  
尚在則迂濶誕謾之士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  
不可勝數亦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  
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後安石力持前議卒罷詩賦帖  
經墨義

杜太后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或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  
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既即位拜太后于宮中  
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子為天子胡不樂太  
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  
此位可安一或失馭將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  
也太祖再拜曰謹受命

范質

質事太祖位宰相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而  
議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然及質等相禪帝英睿  
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



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寢多而坐論之禮始廢

乾德初太祖思革鎮臣握兵之弊一日晚朝畱守信等燕飲酒酣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節度使之樂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萌異志者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置歌兒婦女以娛天年君臣間更何猜間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念及此真生死而肉骨矣明日遂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自是百年亂本立拔

王全斌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冰霜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趙普

普既相太祖倚之如左右手上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俄而王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普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其人又不用又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為裂其奏牘抵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一人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又不與普堅請太祖怒曰朕故不為遷卿且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伺立宮門良久不去竟得請乃已普相久帝常幸其第一日吳越王錢俶遣使致書于普備以海物十瓶尚置廡下會駕至倉卒未及屏帝顧問此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發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謂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是時普為政頗專恣尋出節度河陽



曹彬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屢諭以讀書晚年  
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閉戶啓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  
政即處決如流家人啓篋窺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  
太宗曰臣昔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今願以半部  
為陛下佐太平普先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于太祖太  
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  
之矣自是乃不復言普之事太宗也廷美盧多遜之  
獄普實成之已普疾篤遣其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  
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忠臣然其被病亦自有冤累  
潛還白普力疾起出中庭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

彬之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  
名至榻前謂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  
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敬諾共  
焚香為誓于是明日遂起及城陷居民安堵秋毫無所  
犯李煜詣軍門請罪彬以賓禮遇之但促其治裝歸朝  
而勅數騎待之宮門外毋敢輒入者彬初總師以行  
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時副帥潘美預以

為賀彬曰不然此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  
功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  
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  
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遠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  
笑為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  
過多得錢耳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于  
塗必引車避之即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  
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  
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  
為不利而朝夕誚詬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  
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

寶儀

儀弟儼有俊才覽古對景嘗兄弟更相唱和多至三百  
篇而儼尤精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一日  
謂二人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  
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兄弟五人皆當登進士第然無  
及相者惟儼稍及之亦不能久已而皆驗蓋儼父禹鈞  
五子長儀次儼次侃次僖果相繼登科馮道贈詩



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王祐

符彥卿鎮大名，有諳其異志者。太祖命祐代之，併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他。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自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祐子旦、昶、昶子質。

樊知古

知古家池州，嘗舉進士于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于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擢侍御史。

陳搏

搏字圖南，四五歲時，戲澗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只。華山雲臺觀每寢處，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訪以黃白術，不對。太宗

九年年來朝，搏時居華山四十餘年矣，度其年可百歲許。上遣中使送至中書，詔賜號希夷先生，畱闕下數月，放

還山，搏好讀易，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呼侍者取與之。華陰隱士

李琪自言唐開元中，即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濱，有劔術，百歲童顏，頃刻能行數百里，世以為

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謂搏非世間人也。端拱

初，忽謂其弟子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室成，乃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

難戀，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蓮花峰下，張超谷中矣。表上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

彌月不散。

馮吉

吉馮道子，善滑稽，尤精琵琶，教坊供奉，亦莫之及。父嘗

戒勿習，因辱之。一日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

吉置之肩，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慚色。每朝

士宴集，即不名，亦自至，酒酣，彈琵琶，琵琶罷，即賦詩，詩

成，即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為三絕。

宋史

四六

土



薛居正

居正子惟吉少好弄嘗與伶人遊追逐角觥蹴鞠縱酒無度太宗親臨居正喪妻拜于喪次上存撫再三已而問曰不肖子今安在頗改行否恐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頗懼不敢起自是謝絕非類盡革故態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

李昉

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于上或以告昉昉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昉頗為解帝曰多遜居恒每詆卿一錢不直卿乃為解耶上自是益重昉昉居中書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則必與霽色温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于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子宗諤七歲能文恥以父任得官獨出鄉舉第進士卒官翰林學士工隸書多著述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呂蒙正

上嘗于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季生靈凋喪令人悚懼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對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若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村落往往蕭條不必盡然也上為之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不少訕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例至是蒙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猶有高才老巖穴而未沾一命者乎此子甫離襁褓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官九品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忘曷若不知之為愈乎時皆服其量其初相時朝士有藏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張齊賢

齊賢少貧力學慕唐李大亮之為人遂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上召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上善其四策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其人宰相才也吾不欲官之異時可使輔汝已太宗策進士



欲擢齊賢高第，而有司偶失揀選，置不錄，上不悅，爲一  
榜盡賜及第。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  
福壽康寧，世罕其比。當其自司空致仕還也，入辭便坐。  
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  
既歸洛，得表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篤  
詠其間，意甚閒曠。當其貧時，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  
有爲辦其事者，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至貴顯，禮不  
替，時論多之。

賈黃中

黃中五歲時，其父玘，每日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  
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  
類賦咏，父恒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  
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  
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爲作詩以賜。  
黃中性至孝，時時念母，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上  
因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  
語，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黃  
中遭疾，二年卒，時年僅五十六，而母尚無恙，竟如上言。』」

既葬，其母入謝，上謂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于購  
葬錢三十萬外，別賜母白金三百兩。」是時張齊賢母孫  
氏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于手詔存  
問，縉紳榮之。

蘇易簡

太宗臨軒策士，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上覽奇  
之，擢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  
之署，四字，令易簡物于聽額，時宰相李昉及畢士安、李  
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昉等各賦詩紀其事。  
他日直禁中，以水試飲器，上問：「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  
非飲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製也。」因奏持盈之戒，上  
嘉賞，所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文集二十卷，俱藏秘  
閣。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  
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  
左右曰：「真孟母也。」他日因言賈黃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  
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太宗嘗幸秘閣，出草書千文爲賜，至，至勒之石，上曰：「于



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而資于教化莫孝經若也為書孝經以賜

楊業

業事太宗為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服羶屬業但挾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自若也嘗言吾為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兔朝廷以其老于邊事命鎮代州契丹兵入每望其旌旗輒引去一時號為楊無敵朔州之役心知必不利言于潘美而為督將王侁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亟走還報天子眾皆感泣不肯去無一生還者事聞上為震悼子延昭亦以善戰著在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為楊六郎

姚坦

坦性強固為益王府翊善王嘗于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州縣督道小民流血被體以成此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嘗假山聞之罷役

呂端

端性凝重外去丰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風折檣舟人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王元僖坐禪贊無狀遣官就鞠于府端方決事使至曰有詔推君端肅然顧左右取帽來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制問即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剖荅太宗知端欲相之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日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乃潛結中宮謀立楚王元佐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得復有異議即奉太子踐祚是為真宗時垂簾引見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峻不便升陟上特敕梓人為納陛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揖而不名

潘慎修



慎修善奕，太宗嘗召與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略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

陳兢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惇睦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開寶初，兢家羣從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故貸之，公粟安得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賚御書以賜。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祚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又有南康人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遣內侍齎御書百軸以賜，文撫遣弟文舉入謝。太宗飛白書義居人三字。

特賜之

种放

放字名逸，七歲能文，不應進士舉。父蚤沒，獨侍母，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聚徒講學，得辟穀術，別為堂于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性嗜酒，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為歌詩，自稱退士。上聞，詔召之。其母恚曰：「吾常勸汝勿聚徒，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因稱疾不出。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高之，為給錢養母，不奪其志。已母沒，復應名為大官，晚節頗飾輿服。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誚之。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游，遂為鄭人。真宗時，與寇準並相，為人有韞藉，好讀書。雖耆年目眊，猶手自讐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童時，士安識



之逆旅，卽留教以學，遂登科第，進用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真宗時，沈在中書，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册劉氏為貴妃，沈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為不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上復問沈，沈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王旦

旦，字子明，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且生，幼沈默，祐器之曰：是見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解舊有物恠，居者多不安，且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喧呼曰：相君來矣，當避去，遂絕。帝擬相王欽若，以問旦，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渥，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且沒，欽若始大用，謂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寇準平日

于帝前數短旦，旦獨專稱準，帝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缺失多，準于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問，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第送還，尋又命以肩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王自擇，再三問不答，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天書之說起，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旦，謂欽若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當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帝尚猶豫，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自是意決，遂召旦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共之。旦攜歸，發視，皆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



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此少玷云。

向敏中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往，則門闌寂然，因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王眷特殊，不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之勲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陰使人問庖中，今日設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性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時度支母賓古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困不支。僕擬啓捐之，欽若聞，一夕命吏密校成數，翼日即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對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耳。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自是嚮用欽若。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癭，時人曰：為癭相。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

至褒城道，遇異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場禮神，朱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裴度祠于圃田。

晏殊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壻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及卒，帝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林逋

逋家錢塘，自少不喜章句學，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其詩澄澹峭特，然就藁輒焚，或請傳之，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首。預為墓于廬側，臨沒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宋庠 宋祁

宋史



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時人呼二宋而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他著撰亦甚富性清約莊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庠仕終平章封莒國公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為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嘗與談兵即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青名動華夸而能以畏慎自保儂智高既敗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便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吾寧失智高豈敢誣朝廷其面故有涅既貴顯涅猶存上敕青傳藥去涅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願留以勸軍士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青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祠其家

李垂

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詣謁或問故荅曰謂恃權怙勢異時必遊朱崖吾不能入其黨謂聞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重君文學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吾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今既老乃復看人看曉以冀推輓乎執政聞仍出之

韓琦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尋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包拯范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未能行琦乃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之賢者為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主猶能若是陛下誠以太祖之心為心計立決耳自是策始決已英宗立客有從容語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神斷皇太后協贊之臣子何與焉神宗朝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撫大名上疏略曰始為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夸故散青苗行免役道新制日



下官吏日以刻急從事而農怨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得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夸而先使邦本動搖則為陛下始謀者大悞也他日帝懷其疏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為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琦以學士臨邊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久朝廷倚以為重時則稱韓范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相人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生祠之遼使每過魏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日子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其像其見重外夸如此薨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帝聞哭之慟親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琦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及是知為琦瑞也

富弼

弼入中書與文彥博竝命宣制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覘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諸夢卜若今日人情如此其賢于夢卜遠矣修為頓首弼嘗言君

子與小人竝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釁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其終身皆出于此晚年為安石所擠雖不得盡用而帝卒眷禮不衰

文彥博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為自今疾勢損增必以告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尋請立儲嗣上業許之而不果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后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顧命臣無與焉元祐初彥博既請老致仕以司馬光薦復召入中書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然彥博無歲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



用白香山九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為堂  
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之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人親黨皆  
絕跡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職者不得放歸  
本家死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天下童  
稚婦女亦知其名咸呼為包待制當立朝時貴戚斂手  
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唐介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安石介時參知政事言安石  
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  
任耶介曰安石博學而泥古議論多迂濶若使為政必  
多變更因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  
自知之中書嘗進除月帝數日不決曰當問王安石介  
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  
于翰林學士必如此亦安用執政為陛下必以臣不才  
願先罷免自是數與安石爭

胡瑗

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者四十餘年立經義治事二齋其  
在湖州尤著科條纖悉必以身先雖盛夏必公服坐堂  
上從遊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  
令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凡出瑗門者衣服  
容止往往相類行道遇之皆識其為弟子云

閻文應

仁宗既廢郭后楊尚二美人益專寵上體為羸至累日  
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雖亟以為言然未能去也時  
內侍文應用事性强決早暮言之一日仁宗厭其煩佯  
應曰諾文應乃立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辭  
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竟驅之登車去翌日勅  
尚氏為女道士楊氏安置別宅然郭后之廢且死文應  
實為之

蔡襄

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  
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之其  
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苦其險  
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植松七百

宋史

五

七



里以庇行道閩人為勒碑紀德 襄尤工書書為當時  
第一仁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溫成  
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  
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閣自謂為族弟  
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第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  
二佃終身憾之

王素

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素  
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他人  
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  
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為立遣二女出

陳襄

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號四先生嘗  
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拄襄  
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  
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  
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畏  
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歐陽修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之不顧故雖放  
逐再三而志意自若在滁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陶  
然自適人莫窺其際也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  
洵子軾轍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率為聞人著集古  
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殘編斷簡一切掇拾研考異  
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証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多  
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  
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  
知言

曾鞏

鞏字子固為文本原六經斟酌于司馬遷韓愈上下馳  
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遊安石名未震鞏導之歐  
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  
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  
鞏曰臣所謂吝謂吝于改過耳帝然之

呂誨

誨疾表求致仕略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



矣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惜而負九族之托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誨三居言責論列必關大計直聲震天下及病困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顛

顛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忤旨即拂衣上馬去家貧母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脯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

唐垌

熙寧初唐垌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忽與安石貳一日扣陛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摺笏曰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垌訶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謂安石專擅威福曾布等表裏作姦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

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薛向為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垌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尋貶潮州別駕

呂公著

新法行公著極言之謂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與安石怒其深切已復謂呂惠卿姦邪不可用遂出知穎州後累官至宰相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

蘇軾

軾之謫黃州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及知杭州則訪李泌六井與白居易西湖遺跡為浚茅山鹽橋二河制牖以蓄洩湖水而因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築為長堤以通行者又募人種菱湖中使葑不復生而堤上



則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然人遂目為蘇公堤其去也民皆画像飲食必祝其有德于杭也已貶惠州居三年泊然無介帶已又貶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而獨與幼子過著書為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焉建中初卒常州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詰之軾曰我正欲識此諸人耳蓋是時已有頡頏賢豪之志弱冠父子兄弟同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擢上第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

蘇轍

轍累官門下侍郎自紹聖後以言忤旨蔡京復用事于是貶謫遷徙無虛日晚築室于許自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及卒追復端明學士其文汪洋淡泊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幾與兄軾相逼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竝行于世嘗使契丹契丹館客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荻荅賦恨不得見其全集云

黃庭堅

庭堅在紹興初以證鐵龍爪治河為兒戲章惇惡之貶涪州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鼂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時稱四學士而庭堅尤工詩蜀中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遊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文同

同字與可漢文翁後自號笑笑先生工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其襟韻瀟灑點埃不到如秋月晴雲善画竹初不自貴惜四方持縑素請足相躡于庭同厭之投縑于地罵曰吾將以為鞵元豐初赴官陳州行至宛丘驛忽畱不行沐浴整衣冠坐而卒有崔公度者先與同同為館職及是見同南京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與汝話公度意為画也明日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若恐聽者徐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同也



石延年

延年字曼卿跌宕任氣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恠之以為非常人因益奉美酒二人飲至夕無酒色相揖去明日都下競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知乃劉石也

劉安世

安世字和甫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任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之恨弗得為之汝今幸居此正當捐軀報國即使得罪流竄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于是始受命立朝正色時時面折廷諍旁觀者至惴縮流汗而安世自若時目為殿上虎

鄧綰

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因條上時政言陛下得伊呂佐力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寧州觀之蓋一皆然以一路視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于浮議

對不識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綰君今當作何官不為要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時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

周敦頤

敦頤胸懷灑落如霽月光風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尤善開發人先在桂陽郡守李初平賢之謂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訪敦頤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畱對榻談三日夜及還頤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先知南康家廬山之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因取營道所居濂溪名之學者遂稱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

程頤

頤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色自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初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得之嘗言異端害道昔乘其迷暗今乘其高



明雖有高才明智而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卒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為悼惜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熙寧中顯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勸帝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帝俯躬答曰當為卿戒之帝素重其名每名見且退必曰顯求對欲常見卿一日從容諮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使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王安石變法言者甚力顯嘗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謂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

程頤

頤字正叔于書無所不讀其學之要歸惟誠為本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以藝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疆土吾得而安之苟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天地間一蠹耳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于是著易傳春秋傳頤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學者稱伊川先生

張載

載字子厚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為遠器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無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因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棄異學屏居南山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須臾未嘗忘也其論定井田學校諸法皆可措諸實事關中士子稱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行世

邵雍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榻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翻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其學探願索隱妙悟神契自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及古今世變飛走草木之情性無不深造曲暢浩博汪洋然多其所自得者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蒿環堵不芘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  
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遊城  
中，風雨即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  
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驩相謂曰：吾  
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之。好事者為  
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先是北海李  
之才，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  
乎？雍對曰：幸受教。因從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及六十  
四卦圖象。雍既獨得其宗，遇事輒能前知。著有皇極經  
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學者稱堯  
夫先生。

胡安國

安國學術以聖人為標的，而有意于經世，見中原淪沒，  
嘗若痛切于身，自登朝迄謝事，垂四十年，而實歷不及  
六載。嘗言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于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  
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浮世利名，如螻蟻過前，  
此何足道。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云。寅，本安國弟之子。安國子  
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  
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乃別置書數千卷，其上年餘  
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尋中進士甲科。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襟，甫八歲，即能講  
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倦。夜  
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不欲遠  
離父母，不就官。父仲淹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城，襄民  
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廣  
茂人呼為著作林。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  
之法，純仁謂光曰：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  
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  
己。出謀自己出，則姦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且  
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  
哉。純仁素善光，及臨專規切又如此。純仁性奪易絕，  
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一節，先提舉留司



與司馬光等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  
為勝事前後所得奉入悉用廣義莊嘗言我平生學問  
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蓋立朝家居未嘗須臾  
離此云

謝良佐

良佐師事程頤與游酢呂大臨楊時並稱程門四先生  
學甚博每稱引前史不差一字事未徹則頤有泚與程  
頤別一年所復來見頤問所進曰比來但去得一矜字  
耳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殆切問而近思者

尹焞

焞少師程頤嘗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歎曰  
噫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以告頤曰焞不復應  
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  
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焞自是終身不就  
舉聚徒洛中後薦召至京不肯留賜號和靖處士靖  
康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  
谷中得免已劉豫聞禮聘之焞不從遂奔蜀至涪涪頤  
讀易地也為闢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能識其面後以薦

被召至則遺書秦檜論黜和議檜惡之遂乞歸蓋頤嘗  
言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

時字中立第熙寧進士是時河南二程方講孔孟絕學  
河洛士翕然宗之時聞調官不赴即以師禮事顥于穎  
昌相得懽甚其歸也顥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事  
頤于洛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及頤  
覺則門外雪深已三尺許張載著西銘時疑其兼愛與  
頤往復論難得理一分殊之說豁然有悟自是歸而杜  
門者十年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仕  
徽宗朝居諫省凡九十日其闢王氏學排靖康和議則  
論列之六行嘗有使至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其  
名動華夸如此

李侗

侗學于豫章先生羅從彥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彥令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  
所謂中者侗久之融釋洞徹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飲食  
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適與鄉人處笑談終日油油如



也嘗言學問之道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時朱松與侗  
為同門友遣其子熹受學鄧廸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  
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李公麟

公麟字伯時第進士嗜古多識奇字夏商來尊彝鐘鼎  
皆能考證世次辨其款識聞一妙品不惜千金必求得  
之紹聖末朝廷得一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  
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且其質堅甚非昆吾  
刀蟾肪不可治珣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無疑也議由  
是定元符中歸老龍眠山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寶  
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  
古人而因畫為累但以藝傳云

米芾

芾字元章為文奇險尤妙于翰墨得王獻之筆意画山  
水人物自名一家精臨移至亂真不可辨性嗜古每遇  
古圖書器物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冠服效唐人風神瀟  
灑好潔成癖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而大喜曰  
此足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為兄其舉動譎恠多類此

子友仁亦善書画世號小米作楚山清曉圖芾上于朝

陳禾

徽宗初童貫用事與黃經臣虜航表裏作姦時陳禾為  
右正言抗章劾貫等怙寵弄權大壞國事此曹今日受  
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亾之禍乞遠竄論奏未終上  
拂衣起禾輒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襟落上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之愈切上乃  
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  
曰留以旌直臣

崔鵬

靖國中以日食求言鵬上書發章惇之姦言極切直其  
略曰臣聞日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恠故逐臣司馬光  
者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者左右以  
為心而天下皆曰姦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巇以盜  
富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  
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  
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主聽  
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劾譏直諫則陷以指斥是姦也



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語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夫惇之狙詐狡險，天下呼為惇賊，京師語曰：大小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疏上天，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是京之本謀也。而馮解猶言士無異論，太學之盛，尙前為此姦言乎？京以學校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迨之雜說，悉以嚴令禁其收藏，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猶以為太學之盛乎？蓋自惇、京倡為紹述以來，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干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凋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關矣。京之破壞天下，于茲已極，尙忍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姦邪大類王莽，而朋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下，鷓平生為文甚多，然篋無留藁，尤長于詩，清峭雄深，有法度。

趙適

政和中，晏州夸曾卜漏謀反，據輪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阡陌，仆巨枿布渠谷，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適為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猿，乃遣壯丁捕，得猿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臘，縛之，猿背于其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銜枚，引猿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猿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猿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猿益驚，火益熾，官軍鼓燥破柵，適望見火，從前直逼之，前後夾攻，賊死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遂平。

章惇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悼臣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以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徽宗時，惇貶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儻民居，惇又以為強奪，民居，追民究詰，及是，惇適問舍此，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瑤華秘獄，惇至之，曾



布實附會其事初法官議罪猶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于是死者三人子后遂廢

### 蔡京

京後凡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也條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呼童貫詣京使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當無不得所欲帝時亦頗厭薄之而京殊無去意一日乃呼童貫詣京使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當有相讒者不得已乃謝事條京長子也權勢軋于京浮薄者復問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爲讐敵條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條甫入遽握父手爲珍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條曰禁中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爲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條既得幸帝進見無時與王黼並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儻多道市井淫媠語以相諛浪妻宋氏出入禁掖童貫伐燕條爲副宣撫陞辭日適二

美嬪侍上前攸指之請曰臣成功歸乞以二嬪賞帝笑而勿責後京父子俱竄死

### 童貫

貫多權譎蔡京之進貫有力焉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獵進簽書樞密院是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北伐之役尋起邊釁金人敗盟南下貫聞奪魄即奔入都奉上皇南避唯恐行之不速後斬于英州

### 朱勛

徽宗頗垂意花石吳人朱勛善逢合爲密進浙中珍異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漸增之五七品政和中遂極盛舳艫相望于淮汴號花石綱所貢多豪奪于民士民家或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之未即取仍使護視微不恪即坐以大不敬及發行必撤屋心芟夸之不速也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至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欽宗時籍勛資田至三十萬畝餘物稱是徙循州即所至斬之



郭藥師

遼前云藥師以涿易二州來歸然衷實觀望陰納款于  
金宗不知也召入見厚遇之藥師曰臣在虜中聞趙  
皇一在天不圖今日得望龍顏帝大喜解所御珠袍  
及一金盆以賜他日童貫至燕藥師郊迎再拜貫避之  
曰汝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  
父也藥師作知拜我父馬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  
至迥野略無人跡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  
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失色因為帝言藥師必能抗  
虜未幾從金兵南下金人圍汴其詰索官省邀取珍寶  
無厭皆藥師導之也

楊邦父

金兵陷建康守臣皆出迎拜邦父時知溧陽獨不屈自  
誓必死刺血大書其衣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金帥使人說以官邦父首觸柱謂曰世豈有不畏死而  
可利動者旁一帥怒取幅紙書死活二字示曰無多云  
欲死即書死字邦父  
奮筆書死竟罵賊死



